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七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陸湘

謄錄監生_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通志卷七十九

藝文八

記

漢蔡邕光武濟陽宮碑記

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嘉臣

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洪破
前修之東珍二公之師收兵畧地經營河朔戮力
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
將拔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聖數在帝踐祚
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于鄴縣之陽
五成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

方內又安蠻貊率服遐狩泰山封禪梁父皇代之
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
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
稱妣油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功實始于此厥跡
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華瑋
來在濟陽頗見神宮遐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
頌其辭曰赫赫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二漢之
微稽度虔則誕育靈姿王孽作惡暴淫天機帝赫
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
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岳是後爲方
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
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梁沈約桐柏山金庭館碑記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
惟道言之玄終天莫及

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啟玉笈之靈函臨金境之
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烟霞變鍊丹液出

沒無方升降自己下栖洞室上賓羣帝覩靈岳之
驟啟見滄波之屢竭望玄州而駿驅指蓬山而永
駕芝蓋三重駕蜻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
逶迤此蓋接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元
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
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謄嚴重志業艱
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
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栖屏棄情
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
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
菲薄曲賜提引来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
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黷歷復蒙繫維永泰元年
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大居茲嶺所憩之山實惟
桐柏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斗上參
倒影高崖萬峯邃澗千迴因高建壇憑巖考宅飾降
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柏所在厥號金庭事曷靈

岡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
人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是任永棄人羣竄景
窮麓結慙志于玄都望霄客于雲路仰宣國靈介
茲景福延吉祥于清廟納萬壽于神躬又願道無
不懷澤無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
在海外因此自勉蕪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強不已
翹心屬念晚卧晨興食正陽于亭午念乳神于中
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鳥
忘歸以茲丹款表之玄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
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
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則非常儵焉靈化
羽衣霓裳九重光三山璀璨日為車馬芝成宮
觀虹旌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余
非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西
遊漢濱依稀靈眷彷彿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
屬心鼎湖脫屣神罷降命凡底仰祈靈秘瞻彼高

山興言覆簣啟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峯迴峭孽漢
分星臨雲置壇駕岳開樞綱塗蹇產林樹蔥青誰
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具久如地
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樂生變壞外示無
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避力
輕舉騰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唐揚炯少姨廟碑

臣聞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則五
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泰山

東南之地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
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劃宗廟創濬必憑天地
之險然後四海為家擁神休尊明號叶時月同量
衡必致山川之詞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嶽之
神秀者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以開山發揮字
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
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纔同覆簣共工觸
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

響像考於舍神霧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瞻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嵩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為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於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胎孕亦猶將侯三妹清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岩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

容霜露沾衣。復絃歌之地。國家承天造之草昧。
爲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龍。天地水火之
無象。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
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
與天乎合德。當與地乎侔資。窮變化之理。盡神明
之數。伏羲畫卦。惟觀鳥獸之文。黃帝垂衣。蓋取乾
坤之象。利魚於戍。龍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闡邦
國之風。獸銀榜嘉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
族。則叔猷季狸有亂臣者。十人則太顛閎夭。若夫
圖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復廟重綱。所以序文
昭武。穆命扶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
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此者。禹陽有飛龍之
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后慶典
其教。制氏解其聲。鍾磬笙芋致其和。尊卑長幼成
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宮室明堂布政之宮。
白微宮觀象觀應書之法。下應猶草王言如絲。北

辰而拱東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為政有如此者糾
 為入者施之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以三典直衣
 不犯載而無冤免禽獸於網羅納寒流於乾物其
 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老始聞而膠漆氏之
 白諸生初聞太學群應所以行其禮泮宮所以辨
 其數童子五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惟建明
 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
 兵太白為將軍於是乎宣戰乘斗杓而擗旅出星
 門而執鉞莊園稱天子之劔舉之按之呂望言聖
 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殿令有
 文犀利劍之効珍考其周書有諸白乘黃之騁力
 東漸而破南馳北走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於城
 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游於宮室其德理有如此
 者余將璣而不大運天回地游吹玉律而紀人時
 陽動而靜煙雲肅索而合新日月淑清而泰三宜
 直鳳巢河間入軒后之岡書魚躍中興極天之

市常其休微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
大健不足使扶穀可以會玉帛
可以答豐旅行聖人之大孝既郊祀而宗祀昭帝
王之歲第亦因天而寧天猶復下聽與人旁求故
寧以為唐堯五歲無閹太室之儀殷帝八遷未卜
三歲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制蹕鳴
鑾巡漢皇之中殿焚香先列招搖在上隱天而動
地啟野而敷山雖歲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
擊道伊爾既經歲之經其間殿之丘墟思秩無文之
雲雨仍歲祀之經其間殿之丘墟思秩無文之
經於是修天璣分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
乎使使民之其勞於歌乎子未成之不日東西
觀焉而北瞻天璣而公雲揭光照耀兮奪目挂棟
金蓮珠璣焉更立而闕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

而中宿窮山海之瑰寶盡人神之壯麗豈直洞庭
貝闕銀宮焉今之都洛水瑤壇旁臨宓妃之館爾
若岩嶺重從同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露生而
迴地餘基隱滅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
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皆荒仙女層臺風烟爛熳
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乙之微少君直
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
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扣聲
可以羞閭閻治汙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聽
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在陳信而無媿
日之吉靈之來蛻為旌分翠為蓋雷為車兮電為
衆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
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瞳瞳矐矐照白
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燦燦爛爛
以明月於瀛州之丰佩珠璣而灼燦燦羅寂而颯
颯建晨興之寶冠踐遠遊之夫復命衡兮肅侶從

倚兮徘徊羣仙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妍倡妙伎則憑恍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闋禮容斯備回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乘四載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記弇山之石況乎上照下漏地平天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寓隸山靈顯位密邇於神州豈使令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下降策有南霍之升儲八文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惟勒歲年晋家張載之文遂成明制其詞曰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民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其軒稱配永崑墟

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蹕觀人設教叶時同律有
 感必應無文咸秩其二皇家啟聖受命於天上鍊五
 石旁疏百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
 卜年其三天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
 範圍三極和平萬宇率由舊章粵若稽古其四璇宮
 夜敵銀榜朝闡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翼戴星
 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其五化定制禮功成作
 樂日月旂常夏殷正朔德溥天外文明地角氣白
 星黃風搖露握其六兩京畿甸五載巡遊馳驅太乙
 部列嶽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鑾其七千寓目周
 流其八鬱鬱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
 休非遠真經可覲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其九山惟地
 德神卽陰靈瑤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
 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其十棋旁求祀典載垂天渙
 始制林衡俄成壯觀紫宸星錯丹梁霞煥似對清
 谿如遊白岸其十一文狸赤豹電策雷車隱隱中道旬

司太虛遂停龍駕永託神居天迴地止霧歇雲除
琪衆靈暎暘羣仙容與衡岳夫人漢濱游女洛川
解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續紛伴侶同氣同聲爰
笑爰語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
潦日吉分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袍兮拊鼓奠桂
酒兮椒漿神其醉止降福攘攘其崔融啟

母廟碑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
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應事因

變通乾揀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
論越雋有郡邑之為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鸞
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絃歌響
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情
忽然為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
故原始反終未窮生死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
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
知神之所為乎臣謹按啟母廟者蓋夏后啟之母

也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為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并不尋避諱之旨以為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粵若王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為母則羣物以萌月為母則容光必照坤為母則上下交泰后為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予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末生發蒙而有述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泉墨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候禹之祠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啟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啟母祠隨衆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蟬螭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

尸化草而成蠅山崩蜀道壅塞下吳蜀於帝三語
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從戴縉下吳蜀於帝三語
手遷易凡百無聞於感或美或惡不可得而辨也
大唐華去故鼎取新撫運而生無天而作程龍元
而造物海內知春關混化而為宋城中無外天皇
膺紀數順謳歌金匱玉經教皇王之能事衛室廟
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而治元祐德供元辰負
翻衣而朝諸侯嚮明南面而治元祐德供元辰負
康漢室魏魏其化踵於文景東漢之被遠安通廣
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大瑞降地符異靈
鳳五文歲時來苑園神龍入於海三海池治禮云
乎哉無取於圖旋揖旋照之靈也其在於移風易
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於美乎臣人於
是乎不天明王三懼未嘗定之也此天子曰強
其能展錫階之用家亦其能也此天子曰強
和遂同於野鹿表議記卷之二十一之卷四

易云尚也登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
知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
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
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
乎人也造書契教畋魚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
而顯萬物斯乃義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植
該變通嘗樂以教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
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鼙鼓戴龍旂天則玄女受
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
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
乃帝吳氏之所以為人極也潔祭祀義鬼神履時
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項氏之所以為人教
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
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為人政也明如日晦如
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
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

發而踰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
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
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
能兼此者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
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弭召
颶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
而地遊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微夏啟
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即訪姒闢之石徒觀其丹
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勝興言改葬其山則古
丈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迤邐斜分玉
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
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澗溪白露氤氲於巖
竇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遯甲固以感靈
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嶠之餘
基密日觀星拱推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郭匠揮斤
異態神行全模造化紅葩奪日飛累樹於山間綺

縱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牕周施
珉瑁之椽偏覆琉璃之瓦赤玉為階楚黃金作門
闔山如白岸樹似青溪蓋溢藻於前庭藉生芻於
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帶臨風自隔簾
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
書而幾陸壽官滄兮不擾象設安兮適肅霜羅曳
曳雲錦披披驚鶯褥兮翡翠憐白羽扇兮青絲履
垂玉鸞之珮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
短其居處也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
熒熒霞駮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蒸蕙燃薰餽膳
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訊九壑
還太陰命元陽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
麓右白虎兮鼓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
天煖來風雨霽雲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
鳳舞弄玉邀歡軒車會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
學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

妃綽約江妃綿眇玄女以明月為珠素女以積雲
作髻九天貞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
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
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
留舜妃之簪像瑣壇或在徒聞介福之名棟宇不
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
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
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音式陳壯
觀雌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
神女之工敢作銘曰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
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笙歌迎接鐘鼓
達通其昔在媽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人汎濫中國
於鏢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偏刻其佩文
北海省土南方還彼碣石更下台桑予要有禮我
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其宛委既登輶轅佇
鑒室家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秘生涯糾錯其化

則遷其靈是託其安妃之館其仙女之臺物類感通
精魂去來其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其遺壇歲古棟宇年
推其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錄體元居正赫
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為盛其重光累
洽下武嗣文負辰而化垂衣以君三靈其勝六氣
氤氲魚鼈咸若雞犬相聞其重譯請命殊方粟朔
化及中孚風移太朴天扶百禮人和萬樂汾水可
遊崑山可邈其隨巢舊說夏啟遺居盛德不泯嘉
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視如初
其虞衡掌木班倭葦宇虹亘梅梁龍盤柱草積
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儔軒宮為輔其珠簾洞卷
玉座含清金翠灼爍羅敷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
生依稀有物恂恍無聲其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
翩綠綳躑躑其躑躑神女弄珠靈妃起玉條來忽往
星繁電燭其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
無欺夫人立館幼婦摘辭龜龜王室萬萬餘基其

顏真卿宋州八闕齋會報德碑記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

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歷壬子歲宋州八闕齋會者此都人士衆文武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史兼侍御史本州團練守從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為河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應期運以傑出含弘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捐貫白日和衆必資于寬簡安人務在于撫柔況乎武藝絕倫英謀沈秘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奠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安史構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己令公佐南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九

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銳公斬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馬肅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從諫于鄆州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為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義鄆節度使破法子營又討敬鈺鈺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授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末扈從都知六軍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年加公右僕射封母清河張氏為趙國太夫人妻信安郡王祿女為京國夫人慈和恭儉睦于親黨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閑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中禮懺不絕仍造崇夏宏聖二寺以祈福祐五年兼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淳德風汪濊則何以應人
若此其王者乎真卿字叨接好仁陀承餘烈想
美盛蓋觀來蒙若不垂
諸將來則之事者矣

韓愈平淮西碑記

天以唐
克當其

德聖子幼穉雖承承於千萬年或戒不怠全
所覆四海之州固有內外忠主忠臣高祖太宗既
除既治天下中宵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
極熾而豐物宋地大孽萌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
考以勤以容大過適去祿為不竭相臣將臣文恬
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產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得
以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子郊廟羣臣震盪
奔走奉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
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
從志皇帝曰不可克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
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

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
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
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
隨決唱聲爲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
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乎何敢不
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雖
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
唐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雖是朔方義武陝蓋
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
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州是
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
之曰遂古汝其觀察鄆岳曰愬汝帥唐鄆隨各以
兵迎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
汝逆相乎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謹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
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

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銜卒三百凡茲庭
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
送汝曰御史予周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
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肩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
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
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
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
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賁戰益
急顏肩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
十月壬申邈用所得賊將自文成因天大雪疾馳
百二十里用半夜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
其屬人卒卒已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
西平大饗賁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
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
之斬元濟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
山南東道顏肩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郾

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
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
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
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
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
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
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
百隸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
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
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
命討之遂連姦隣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
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
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肩愬武古通咸統
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
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

勝之郤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
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
于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
師躍入道無留者頌頌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擇其下
人蔡之卒夫授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
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
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戰
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
牛教而不挽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
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
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
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
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
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
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

子龍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
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佐僚屬
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
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
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
者誕寔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
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訖言屢騰歷載已來孰
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
威囂童噉奪劫衆阻兵懷懷栗栗若墜若覆時維
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
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谷司馬是謀乃作
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開冠倫黃流渾渾飛
閭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

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汧汧源於崑崙
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
來者知作

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
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

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
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
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
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
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
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
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榮陽鄭公於陸渾主簿
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
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去河南
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
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
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

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闕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述也則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為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吳南地連七州戍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

門外而南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
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盧

貞廣成宮碑記

不宰物而萬類受利不致用而元
功傳施廣成子之大吾無間然矣

禮云平天下在修其身廣成子以修身之道授黃
帝而天下治俾千百年人畏其神思其德不曰協
於教乎祀典云德施于民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
之黃帝奉廣成子之法以致天地之和聚陰陽之
氣擇利統之志不曰宜祀於廟乎廣成子與孔宣
父適時不同故教有精粗跡有遠近耳非殊塗也
余既跡廣成子之教通於孔氏問者曰以墳典莫
存孰能詳知三五之事言廣成子者皆本于莊周
周子寓辭焉將明之以為定論豈不可非通達之
士未足與議也大欲為黃帝孔氏者行其言耳豈
做其形哉故其言合道則彷彿其人而尸祝之可
也言苟非道雖比肩對席將聽之乎今以廣成子

之言得天而合於道故表其廟貌又尊禮之又何
患莊生之未信也按爾雅北戴斗極為崆峒其地
絕遠華夏之君所以不至禹跡之內山名崆峒者
有三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
安定二山皆高大可取材用彼人亦各於處為廣
成子立廟而莊生迷黃帝問道崆峒遂言遊襄城
金其炭訪大隗皆與此山接壤則臨洮安定非問
道之所明矣仙經叙三十六洞天五嶽不在列是
知靈跡所存不繫山之大小也此山之下有洞焉
其戶上出舊傳洞中白火往往外遊故號小塚為
玉樹峯昔之守牢以為神居閑潔懼樵牧者褻弄
因積塚封之今昇踐其頂響通於下甚深遠亦焉
知崆峒人所舍乎尋崆峒之言以中含洞壑不顯
於人則安在於崇岫連峯凌宵蔽景然後稱名山
也哉嘉祐郭子舊居真山之北少樂大道早依門
謁正壯室遊出入二紀揆才無補晚歲懷歸獲判

是邦停輿授教象設類祀半為荒榛遂命徽故官
捐增前制歲時而復事懸善價以待樂輸陶漸衆
工成未求售匪隨於勿玉蓋規利而勞災堅壇垣
指期成就舊記但以廣成子為仙者人不復堽峒
之地知有闕焉故復建此銘揭于西序文之曰德
高三皇惟軒轅氏為皇者師惟廣成子窮冥昏默
恍惚詭誕同精活身以淨為治功被
九域形存伯紀天道不窮至人無死

呂溫號州三

堂記

子役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螭以全其力全

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
蟠螭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號州三堂者君
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
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邇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
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
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

遊適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用
家人魯用王禮揀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
錫因其額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
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
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皆
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
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坼岸鋪泉織沈浮照耀
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奇方舟遙迤樂魚時翻
飄藻雪飛沂沚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
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
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
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甍沈沈皓壁
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
滌走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翦鬱洞開太華爽氣
出闕而來於是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
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

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月雲千里
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
凭軒倚檻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
明水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
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
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閏四時之
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
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
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
能推是心以惠境內者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
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廷臣由是南陽張
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廟
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
章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於
三堂見知惟人不敷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
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

道

胡交修洛陽宮記

禹因山川分畫九州大河之南厥土為豫考極相方實處

天下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而冲氣鍾焉其川
河洛圖書之淵珍符是興其鎮嵩高孕秀生賢神
靈是宅其浸漣澗伊水之利環流灌漑瓌沃物豐
其地廣衍平夷洞達萬方輻輳朝覲貢賦道里均
焉奠位宅中茲實帝王之居也高宗太宗肇造區
夏據秦百二之勢襲漢累世之基定都長安以隆
上京惟是洛宅雖不獲奉萬乘之駕建諸夏之本
而文皇帝顧瞻歷覽眷此舊邦肇新東都作對咸
秦乃以貞觀六年名洛陽宮凡體國之制仰模太
紫擬象河漢者雖因隋之舊逮夫一新號名昭揭
於兩觀之上則觚稜金爵壁門鳳闕燿耀改觀益
隆唐家興王之氣矣太宗以神武英偉之姿一加
眇睠榮名所被在物咸飾使魏魏茲宮復取重於
當世豈不偉哉開元之隆鑒興時巡詔命儒臣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九

環馬惟白等博彙羣書於乾元殿又即名福門外
署集賢書院置學士員校讐其間而藏書之富殆
與長安大明宮集賢書院等不其盛歟臣幸預翰
墨紀事述本末載於文字臣之職也竊惟周家興
於岐邠武王宅都於鎬至成王乃命周公相基定
卜於茲新邑宣王中興大會諸侯纂成文武師徒
狩獵詩人詠歌則洛陽於周為四方朝貢之地也
尚矣太宗乃克大做古以不廢周王通衡之迹用
宏茲貢光於中土克紹上帝匹休成周鳴呼盛哉
若夫城隅廣陋之度宮庭考室之制皆不足書書
是宮有先王之制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經始

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
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
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
嘗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

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
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
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委為荒榛首陽微亭尚有
薇蕨山陽舊徑惟餘竹木吾乃剪荆榛驅狐狸如
立班生之宅漸成鹿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
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
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
於玄祖潛身於拉史抑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邵曼
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喬殆邈難及矣越姦激文
牛以肥遯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曄感
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鄒魯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
之其次也矧如吾者刈葵無衛足之智處雁有不
鳴之患雖有泉石亦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
需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
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
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雖桑與梓必恭敬止

言其久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使其所憩之樹
近代雖今若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泣然
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為
谷谷為陵然後已焉可也

宋歐陽修洛陽風土記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

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
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遨遊往往於古寺廢宅有
池臺處為市井張帳帝室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
夜建張家園棠梨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
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
相迎留字時始進御歲差牙較一員來驛馬一日
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紫三數朵用菜葉
覆竹籠子藉覆之使其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
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少大樹者蓋其不
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斫小莪子賣
城中謂之山莪子人家治地多畦畦種之至秋乃

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周子蓋本姓東門氏家
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五千秋時立契買之
至春見花乃歸直洛陽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推
賣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
接頭亦直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
前過此不佳也花之本去地五七寸許裁之乃接
以泥封裏用軟土壅之以弱葉作庵子罩之不令
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連氣至春乃去其覆
此接花之法也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
用白蘇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蚘蟲食白蘇
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西
或用日未出秋時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
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
法也一本發數朵者擇其小者去之止留一二朵
謂之打刺懼分其脈也花綻落便剪其枝勿令結
子實其易老也春初既去弱庵便以棘數枝置花

衆上棘氣暖有以避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
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蟲損之必尋
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針孔乃蟲所
藏處花工謂之氣竅以大針點硫黃末針之蟲乃
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用
以針花樹入其皮花必死此花之忌也

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
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泥閭里庸人孺子
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
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士卒擁後夾道
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
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
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
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
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
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

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阮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才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園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險夷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

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蘇軾醉白堂

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

有美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美於樂天何哉載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夫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美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其所得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社稷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

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
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
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妓之奉此樂天之所
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
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
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
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
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
物而與造化者遊非獨自比樂天而已古之君子
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
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
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
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
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
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
張閭宋真宗御製詩
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記

章聖皇帝卽位之七載聞河陽濟源奉仙觀唐魯真人舊廬有道士賀蘭棲真者道術甚高發

使者詔之京師既而與語灑然異之棲真為詩以獻上復製詩以寵答之一日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點黃金信乎對曰陛下聖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謂真天子矣臣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願方士偽術不足為陛下道上大奇其言益加敬禮未幾丐還賜號宗真大師加以命服蠲其觀之田賦棲真壽一百一十有三歲乃尸解去葬於觀之東入八十有八年其徒郭仲琨再列賜詩于石而圖棲真像其下且囑臣為之記臣聞再拜稽首而言曰伏觀自昔世主窮好道家之術者甚衆而鮮得其真故其始莫不以為神仙可致長年可祈至以敝屣視天下親屈帝尊以禮怪迂之士而其後類不免為詭誕之所欺惑可為太息惟章聖皇帝冲妙在躬神明自得以道蒞天下者二十有四年不待問

寔襄城之野嶧行崆峒之山而異人奇士應時而
來樂告以善故祥符景德之間天下垂拱無為海
內蒙福登封告成號稱至治其功德遠矣觀棲真
之所陳上所以待過之意與昔之世主所甘心者
頗不異哉棲真異事多此不復
蘇軾上清儲祥宮

碑記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
成當書其事於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

君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
所以興與廢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
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佑
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
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以五代兵革之餘
民亦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功成民不
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二年十二月有司不成於
一夕而壞自是為荆林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

元豐二年三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錄符水為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也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祀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眾道陵所用印及所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謂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寶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百三十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宮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堂小殿九鐘經樓三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

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
觀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
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
慈儉不爭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
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上言乃有
飛僂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
母之號延壽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
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
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
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
義不施則詭譎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
射鉅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
參師其言以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
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
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

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欲護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
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
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
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
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如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
食卑宮室陋麗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
未完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官成之日民大
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
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
本而末自應宜不然我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
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
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再拜
稽首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
斯也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首我從元
祐之政媚於上下何修何營曰是日者民懷其仁
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惟子之

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括文母以公滅私作宮
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
帝來狩閭視親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
孝孫來饗左右者苟無競維人以燕我後多士為
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
之鍾萬石之簠相以銘詩震於四海

莊子廟碑

記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十歲而蒙未有
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競始作祠堂求文以為

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
所不闕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
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
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要不可為法耳楚公子微服
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搯簞而罵曰隸也不力門
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
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
實乎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

于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
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
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
予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讓王說劍
皆淺陋不入于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
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
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
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
席場者避竈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
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返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
而昧者勸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
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莊子之本意也

晁補之

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
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

於宋其城郭閭閻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
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嘆然見其為
寬閑之土而樂之宣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廢而
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
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
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
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依而暫適則
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
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
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
府為南都而雙門立別宮設經術之左為留守解
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宇接城南有湖五
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
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
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
甍自來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

賓客費為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廚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為大正曰閹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忠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迅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迹莫尋雖隋之疆亦具所守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安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有若遐鷺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斌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鵲鳥盡憐客顧而嬉翛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廢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

有至此亦躊躇徜徉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怍然昔之豪傑憤懣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巔固可見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詣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者夫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姑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迺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何辨之有公名肇字子開文學懿行事若行己為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為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室不足道

也
岳珂追封鄂王告陰碑記

鄂踏上流為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

京洛退足以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強焉
紹興初天子考麒麟玉冊之瑞觀黃齋紫蓋之運
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天設之險金城千
里壘重分牧先王析符授鐵實膺專征之任雖往
來調戍靡常厥居而大抵鄂為根本德然有藜藿
不採之威珂常考論地勢曠觀古今自三國而下
代興南國者所據守各不一然負桐柏之陽山陽
合肥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
足以扼東西之衝惟襄沔蕩疆延袤數千里上通
巴蜀下接舒漢之郊川平塋曠不設限塞擊柝之
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顧自元豐以降引弓之
士未嘗敢南嚮而窺覘首寧涉巨瀆冒重險而常
出乎柘皋大儀之境捨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
路之介於寇敵邊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

一面者力之尚否固不待辨而敵人之馳騁長技反縮而不敵施方屨之士邇其時而觀其人可也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勲名之盛方將尊中國以綏四方乙夜慨然覽珂所奏籲天之書思所以大慰乎九京者相攸樂土宜莫如鄂遂荒全國裂而王之綸言申褒溫厚灝垂不惟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與辨論忠邪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一介蚍蜉之言識不知所以格天心悟主聽者一妄男子不得其平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客恕珂識死且不朽矣載惟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壩陳石至今巋然而乾道中又嘗詔賜沔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始終始珂不肖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言追明地下之寃成先大夫易簀之志興念一及就懸夙宵大懼馴喻闕襲而使聖朝旌忠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於方來乃以制詞刻之琬琰植於廟下以對揚今天子丕

顯休命而復承著所以然之意在漢之初蛇分泗
堊有臣曰良從高於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擔
白馬紀丹書剖符定封擇齊三萬戶而不顧迺修
遇鄉以旌天授然則愬功名之所基以迄于成
地以人重人以地著揆厥所由夫豈曰偶然而已
哉是用叙次其實且以先王在鄂之顛末追附前
誼庶幾鄂人知所以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
無忘上意之所嚮云開禧疆圉單闕歲且月哉生
明孫承事

郎珂記

朱熹謝上蔡祠記

謝先生名良佐字顯
道為人英果明決強

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如以生意論仁以實
理論識以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
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
教人之綱領常牢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
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結請以弟
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中庭如土木偶人肅然

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
閎肆善起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劉君訪其
遺跡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
里致書求文以記垂自少時妄意為學既賴先生
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
興起常懼其一旦泯沒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
有會于予心者予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
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日記

劉義

慶大業雜記

大業元年初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
營建東京以越國公楊素為營東京

大監安德公宇文愷為副廢三喻舊道令開菱柵
道時有術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
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聞開皇初有童謠云修
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帝覽表
愷然有遷都之意即日車駕往洛陽改洛州為豫
州自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一十四殿別有宮

有正殿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津渠自河起榮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郡兵夫十餘萬開邳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造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十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為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東都大城周迴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王城東越漣澗南跨洛川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東西各兩重北三重南臨洛水開大道對端門街一名天津街濶一百步道傍植櫻桃石榴兩行至端門自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為御道通泉流渠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重樓上重名太微觀臨大街直南二十里正當龍門由端門百步有黃道渠濶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跨水長一百三十步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各

高百餘丈過洛二百步又流洛水為重津渠濶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船入苑重津南百餘步有大隄南有民坊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並為重樓飾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縱橫相對自重津南行盡六坊有建國門即羅城南正門也門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建國門西二里有白虎門西二里至苑城傍城行三里有天經宮南二里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堂建國門東五里有長夏門南二里至丹水渠南五里至伊水東北流十餘里入洛端門西一里有右掖門門南過黃道渠橋南道西有右侯衛府出右掖門門傍渠西二里有龍天道場南臨石瀉口即煬帝門師濟閭黎所居石瀉東西二百餘步濶五十餘步深八尺並用青大石長七八尺厚一尺自上至下

積三重並用大鐵為細腰互相鉤牽亦非常之牢
固正當瀉口三十步初造瀉之時鑿地得大窖容
千斛許於是填塞瀉成不過一年即破碎上令濟
閻黎呪之後更修補得立二年閻黎亡還復毀破
前後計用四十萬工以瀉三城池水下黃道渠入
洛端門東有左掖門南道左有左侯衛府左掖門
東二里有承福門即東城南門南洛水有翊津橋
通翻經道場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形
似枇杷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
如牒然今呼為梵夾道場北府道街坊並是陰陽
梵呪有道術人居之向有百餘家東城東有宣仁
門臨大道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盡六坊有上
春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都邸百餘所每年
朝集使停止之處並新戶坊東至雙槐樹三里宮
城正門曰則天門南去端門五百步則天門東行
一百步有興教門興教門一里有重光門即東光

正門門東二百步有泰和門並重觀門內即左右
藏左藏有庫門六重重二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
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
藏出則天門南橫街直東七百步有東太陽門東
即東城門東街北行三里有合嘉門門北即合嘉
城城北德猷門出合嘉西有國壁門西有國壁城
城正南有曜儀門南即曜儀城城南玄武門門內
即宮出則天門南橫街直西七百步有西太陽門
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齊王宅第二院燕王宅第
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五院趙王宅宅西
拒闕王古城城西即入苑則天門南八十步過橫
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連內史省省
西連謁者臺臺連右翊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
西有鞏庫庫西即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朝堂第
二街北壁第即右驍衛府府西連右禦衛府府西
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名倉有鹽二十萬石子

離宮西有穀米六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窖西至
西城西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秘書
省省西連尚書庫庫西連右監門府府西連長秋
監監西抵右掖門街街西即守備署署西連良醲
署署西至穀米窖坊東朝堂東連門下省省東殿
內省省東連左掖衛府府東即抵左掖門街街東
即西錢坊坊東連東錢坊東朝堂南第二街第一
左監衛府府東連左備身府府東左武衛府府東
連左屯衛府府東連左聚衛府府東連左掖門街
街東即少府監監東即城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
司隸臺臺東連左掖寺寺東連左監門府府東連
大對寺寺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連南監
監東至城出東太陽門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
寺寺東有司農寺寺東連太常寺寺東抵城第二
街即宣仁門大道大道北即尚書省第三街將作
監監東連大匠寺寺東至城第四街有衛尉寺寺

東連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大理寺寺東抵城則天門兩重觀觀上曰紫微觀左右連闕闕高二十尺門內四十步有永泰門門東二百步至會昌門永泰西二百步至景運門並步廊連布坐宿衛兵永泰門內四十步有乾陽門並重樓乾陽門東西亦軒廊周匝門內一百二十步有乾陽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高一百七十尺又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陸軒文批鏤檻櫺百重棗拱十構雲楣鈐柱華椽碧擋窮軒薨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珠綠網絡十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左右各有天井井面闊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即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鐘鼓大殿北三十步有大業門門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模小於乾陽殿而雕綺過之乾陽殿東有東上閣閣東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有東

華門門東四十步道北有文成門門內有文成殿
周以軒廊東華門南四十步左延福門出于東行
一百步至章善門街乾陽殿西有西上閤入內宮
閤西二十步又行六十步有西華門出門西三十
步道有武安門門內有武安殿周以軒廊西華門
南四十步右延福門出門西行一百步至明福門
皆大業文成武安三殿御坐見朝臣則宿衛隨入
於內宮人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
名藥奇卉東有大井二面濶十餘尺深百餘尺其
三殿之內內宮諸殿甚多不能盡知則天門東二
百步有興教門門北三十步有會昌門門北二百
步有章善門入內尚食進食尚藥進藥內尚進物
皆由此門會昌門內道左有內殿內省少府內監
內尚光祿內廚道石門下內省左六衛內府左監
門內府入章善門橫街東百二十步有重潤門東
有東宮則天門西二百步有光政門門北三十步

有景運門門北二百步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
朝學士進書皆由此門入景運門入道左有內史
內省秘書內省學士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衛內府
鷹坊內甲庫道右命婦朝堂忠日法雲二道場通
真玉清二元壇接西馬坊入明福門北行三十步
省元靖門門內有元靖殿周以軒廊即內宮別供
養經像之處出元靖門橫街東行四十步有修文
殿西行百步闔闔重門門南北並有仰觀臺高百
尺門西即入寶城城內有儀鑾殿殿門有烏桺林
栗林有葡萄架四行行長百餘步架南射堂對闔
闔門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寶城門出址傍城三里
有方諸門門即圓壁城出寶城門西行七里至青
城宮即西苑之內也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
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周繞龍鱗渠其第一延光
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含香院第四承華院第五凝
暉院第六麗景院第七飛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

耀儀院第十結綺院第十一百福院第十二萬壽
院第十三長春院第十四永樂院第十五清暑院
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
植名花秋冬即剪雜綵為之色渝則改著新者其
池沼之內冬月亦剪綵為芰荷每院開西東南三
門門並臨龍鱗渠渠面濶二十步上跨飛橋過橋
百步即楊柳修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
其中有道遠亭四面合成結構之麗冠絕今古其
十六院例相倣效每院各置一屯屯即用院名名
之屯別置正一人副二人並用宮人為之其屯內
備養芻麥穿池養魚為園種蔬植瓜果蒔澗水陸
之產靡所不有其外遊觀之處復有數十畝泛輕
舟畫舸習采菱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春遊之曲
苑內造山為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
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
上有通真觀習靈臺總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

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海北有龍鱗渠屈
曲周繞十六院入海東有曲水池其間有曲水殿
上已禊飲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宮人三五
十騎人定之後開閤闔門入西苑歌管達曙諸府
事乃置清夜遊之曲數十首初尉衛卿列權秘書
丞韋萬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兵夫周匝四面有
七十萬人城周匝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四十七
尺其內諸殿基及諸牆院又役十餘萬人河南郡
在宣範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化里去
宮城八里在天津街西洛陽縣在德茂里宣仁門
道北西去宮城六里大同寺周四里在河南縣西
十里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漕渠傍渠
西行三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橋南即入通達寺
二十門分路入寺市東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內郡
國舟船舳舳萬計市南臨洛水跨水有臨窰橋橋
南三里有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

十行二十餘肆慶瓦齊平遠望如一榆柳交陰通
衢相注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臨
映招致商旅珍奇山嶺出上春門東十二里有亭子
宮宮南臨渚渠東臨積潤池池東二十里有華林
園備池塘臨玩之處建國門西南十二里有景華
宮宮內有含景殿及射堂樓觀池隍十餘里有甘
泉宮一名芳潤宮周十餘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
山阜崇峯曲澗秀麗標奇其中有閭風亭及棲霞
觀行雨臺清暑殿南有通仙飛橋百尺澗
青蓮峯峯上有翠微亭遊賞之美於斯為最

李格非

洛陽名園記

富鄭公園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
獨富鄭公園最為近闢而景物最勝

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
勝可傾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
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榭亭賞幽臺抵
重波軒而止直北走上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

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為洞
一曰土筠縱為洞三曰小筠曰石筠曰謝筠歷四
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
曰夾竹曰蕪山指南有海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
竹木之抄遵洞之南而東還有卧雲堂堂與四景
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塵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
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
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
故達達衡直園與深密皆曲有奧思其外則董氏
西園董氏東園王開府宅環豁劉氏園叢春園天
三院花園子李侍郎歸仁園本唐丞相牛僧孺園
河南多大園池而此為冠苗紳園本開寶宰相王
溥園趙韓王園李氏仁豐園松島在唐為表象先
周宋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為吳氏園文潞公東園
崇金臺張氏園水北胡氏園大字寺則本唐白樂
天園司馬溫公獨樂園湖園在唐為裴晉公宅園

呂文穆園舍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
唐官園雖已弊為良田樹為桑麻矣然宮殿池沼
輿夫一時會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
而道其發興之端者將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
變時之倏來而倏逝也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
銀河之阻當秦亂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
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
兵于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
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
千有餘邸又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
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
為灰燼與唐共盛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
園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于
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圃之廢興
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宜從然哉嗚呼公卿大夫
方進于朝故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

忽欲退享此樂得
手唐之末路是矣

蜀僧祖秀華陽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

山艮嶽於禁城之東取詔閭人董其役舟以載石
輿以輦上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
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舐觸
若踞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
怪輔以蟠木廕藤雜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
旋轉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
閣仍于巔頂增高榘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
竦工園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
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地為谿澗壘石為堤捍
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骨
飛露峰拔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
雄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
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壘石間留隙穴
以栽黃楊曰黃楊嶽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

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補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上曰椒厓接衆山之木增土為大坡徙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採之不斷華華結結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猶壽山之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入雖以野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人得賴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窺頂開深池車馬臨幸則駢水工登其頂開闢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悍從民歡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入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圃曰樂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芳綠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呂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中央棖棖窓櫺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為

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擲
景二園西則湖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
瀟湘江亭開闢通金波門北幸擲芳苑堤外築壘
衛之瀕水蒔絳挑海棠芙蓉垂楊畧亡隙地又于
舊地作堊居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闕夾懸巖磴道
隘迫石多牽援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
所出入者此三園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
漾春陂挑華開鴈池迷仙洞其餘勝迹不可殫紀
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
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
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
神運貽功敷慶萬壽峰而名之獨神運峰廣百圍
高六仞錫爵盤岡侯居道之中束石為小亭以庇
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於石之
東南取其餘石若羣臣入侍幃幄正容凜若不可
犯或職粟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僂躬布危

言以示庭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既
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全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
榭庭徑各有巨石恭列星布並與賜名唯神運峯
前羣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
甲乙者也乃命羣峯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
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
斗靈門月窟蹲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龜玉龜壘翠
獨秀棲煙緋雲風門靈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
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仰雲瑞靄
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
曰翔麟立津溪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
冠于壽山者曰南嶺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
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上者曰留雲宿霧又為
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嶂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
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
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寰春堂者曰玉京獨

秀太平岩冥于萼綠華堂者曰御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都人相與避敵于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堂粲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眾日咨嗟驚嘆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因括其大畧作華陽宮記云

金王庭筠五松亭記

林慮西山橫絕百里隱然猶卧

脇魯班門為尾迤邐而北去退而望之半天壁峙疑若無路蓋窮探其肺腑益深而益奇黃華之佛祠天平之道宮今為墟矣惟硤峪寶嚴寺為獨完寺創於高齊天保初至本朝大定中寶公革為禪居鐘鼓清新林泉改色始為天下聞寺李輔之丞此邑也初入寺愛之不能歸久之嘆曰寺固美矣然樹林蒙密屋宇蔽虧而遊目騁懷者有所未盡必當得其全遂絕溪而南陟南山而東下臨斷壑

有平地數尋若壇址然喬松五章挺立其側山僧曰此地名五松亭舊矣而實未嘗有亭焉豈前人欲有為而未遑者歟其或者有所待歟輔之笑曰此留以遺我也於是經之營之未幾斷手簷栢翼然出於蒼髯之間亭則維新名則仍舊戊申之春庭筠嘗一到亭上其東則山門呀如川阜逶迤乍明又晦滅沒無際其北則魏堂修廡陰樓傑閣駢列層見澗竹巖花諸山繚然窈然蘄然卓然旁立向背俯仰吞吐連綿絡繹呈巧獻恠大畧皆退之南山詩中所謂或如云云者而詩尚未盡也乃知輔之之善發其秘此亭之得全而有功於此山也吾歷山多矣求其奇秀與此比者纔一二數即山中求之其華妙隱巧與人意會者亦無如此亭焉加我數年婚嫁事畢歸作亭之主人看夕月之龍蛇聽夜風之琴韻便當不減陶隱居溪水在此吾不食言輔之乞文於吾以為記吾於是山已結是

緣雖不吾乞尚為之補之燕人名彌
輔之其字也清慎有禮敏於政事

元揚與汴故宮記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汴汴長吏宴
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

為察其大概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
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
殿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
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
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
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侍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
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
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五門居其西正殿
曰大慶殿東無曰嘉祥殿西曰嘉瑞樓大慶之
後曰使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
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承天曰龍德殿龍德之
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橋東西二橋

鼓之所在鼓在東鍾在西龍德之次曰仁安門
仁安殿東則內侍司內侍之東曰近侍司近侍之
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掖
門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殿也純
和殿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
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
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
曰仁智殿右二大石左曰戲錫神運萬歲峯右曰
正京獨為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
門東曰澄臨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八瀑
峯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
萊殿殿東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州殿殿東
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東曰
食局向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
院東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
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

諫院諫院之北曰武選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南曰繫禧門繫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垣俊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少南曰將正司儀鸞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殿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食司東曰宮苑司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司昆侖物局西則掖合門嘉瑞殿西曰三朝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祿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門東華直其北門曰安正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類並不錄觀其

制度簡素北土惜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飾則無有也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水

薩天錫龍門記

洛陽南去二十五里許有兩山對峙其狀如可矣

造石壁三曰龍門伊水出北入洛河又曰伊瀾禹錫伊瀾而山下石跡迸出數泉極清冷惟其深相傳有靈物居之曰黑龍潭兩岸間昔人鑿為大同為小龍不啻千數琢石像諸佛相菩薩相大士相河漢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就室石露半身者極巨者丈六極細者寸餘或坐或立者持衛者又不啻萬數然諸石像舊有裂壞及為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鼻耳具手足或跌馬或跌金銀金碧裝飾悉剝落鮮有完者舊有八寺無一存但東崖嶺有壘石址兩區餘不可殫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

字剥落不可讀未暇詳其所始今觀其創作似非出於一時其工力財費不知費幾千萬計蓋其大者必作自國君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必富人而後能有成也然予雖不知佛書抑聞釋迦乃西方聖人生自王公為國元子棄尊榮而就卑辱舍壯觀而安僻陋斥華麗而服朴素厭濃鮮而甘淡薄苦身修行以證佛果其言曰無人我相曰色即是空曰寂滅為樂其心若渾然無欲又奚欲費人之財殫人之力錫鑿山骨斲喪元氣而假像於頑然之石飾金施采以驚世駭俗為哉是蓋學佛者習妄迷真先已自惑謂必極其莊嚴始可聳人瞻敬報佛功德又操之以輪迴果報之說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賢愚一皆前世所自為故今世受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於地獄徵福於天堂獲報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誕人於恍惚茫昧之塗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

之深而甘受其惑至有捨身燃臂施財至為此窮
極之功設使佛果夸耀於世其成之者必獲善報
毀之者必獲惡報則入寺巍然諸相整然銅鐘暮
鼓緇流慶讚燈燈相續於無窮又豈至於蕪沒其
宮殘毀其容而蒼涼落莫如此哉殊不知佛稱仁
王以慈悲為心利益衆生必不徇私於己而加禍
福於人亦無意於街色相以欺人也予故記其畧
復為之說以祛好佛者之惑又以戒學佛者毋背
其師說以求佛於外而不求佛於
內明心見性則庶乎其佛之徒也

吳炳河南行省

增修堂廡碑記

聖元以幅員之廣建行省十一惟
河南密邇京都為腹心地乃者皇

興再經奉迎無失相臣僚屬益不輕授省署則因
勝國之故開閣階序延廣峻折足以治事展禮觀
示遠近歷年滋多隨敕隨葺然未有能拓其故者
至元三年歲在丁丑春月徹爾特穆爾公來為平章

政事左丞齊哩克公叅知政事襲嘉特公左右司郎
中員外郎達實等咸得其人上則同寅協恭下則
總齊裨贊一歲之內百廢具舉乃飾中堂廡周其
外承塵板壁以髹以繪作屋三楹于堂西北度儲
用罷設吏典守高其前門以容車蓋復買隙地以
廣西垣徙祭閣東庫於居椽之廡凡七楹補塞罅
陋迄於完整催工買材民競趨赴不數月而告畢
往來之賓受事之吏道出于汴皆改觀焉落成之
日會燕用樂僚屬咸在酒半合辭言曰是功就緒
不可無記而難具人以炳簡承持召忝職史館文
諸金石似無不可乃俾賓掾就授簡焉炳惟平章
公以下世德重望敦大博碩奉上以忠惠下以卹
謀不專成動必問法是省之大越數千里民司軍
政宣閭路府州縣百職罔不聽命繭絲保障於是
兼在消暴抑強扶植良善奉宣皇猷惟布恩紀慶
罰所及陽舒陰閉若是其重也復能不遺細務以

飾省署內以容衆外以示民不腆之詞弗稱為記
異時繼登政府周視棟宇因思前功無替於後以
芹具敬是記之作不為無助董
是役阿爾斯蘭哈雅韓元英云

明陳諱都指揮使司題名碑記

河南都指揮使司在國初為行都督府洪

武五年改設都指揮使一人同知僉事各一人與
藩臬並列為三司舊亡題名碑往蹟莫考亡所示
勸是歲都指揮中山胡君永錫自僉書擢掌司事
洎其察湯君鄉張君蓋臣孚志協恭圖舉厥職視
諸垣宇就敝列狀兩臺請出官帑市材鳩工治頽
葺壞表其坊曰專闡丹彩晶爛萬目改觀諸廢既
飭遂指往牒自毛公禮而下得若干人並揭爵里
姓氏鑱諸鉅石屬予為記講曰昔者黃虞之世大
道無為己不廢武蓋陽舒陰慘天之道也文經武
緯治之澤也俎豆干戈一張一弛政能耀德宣威

廓清寰宇後世修聲容而忘武備棄險阻而就偏
安如宋之不競可慨也已國家播古建宮內設五
府埒於六卿外設都司並于藩臬宜非文武並用
兼制中外者乎河南莫于山土迺古韓魏諸大國
之地所謂天下之樞也觀其地以運九州其地不
重乎平原千里大河中流而名山以為之阻進不
可攻退不可守而南遮連民之獯悍盜賊掠貨騁
馬驚孤率歲為患保障之寄關司專之其任不重
乎所轄十三衛所什伍之簡練屯戍之更番車騎
之鈎考器械之整齊城堞之繕修芻糧之儲峙皆
三司者責也其政不難舉乎是故非勇不振而驍
悍者或傷于疎而謀不戒而膠固者或闕于幾
微非慮不戒而矜持者或淪于軟靡非才不集而
穎銳者或峻于侵略是以君子養其勇必正蓄其
謀必審勵其慮必終充其才必宏四者具而後政
可舉任可勝也故有治人無治法試攷列名于石

之無患于是乎故稽名實則淑慝辨訂是非
彰然則疏石者非所以昭勸戒哉夫前者
之憂之復之于今如今之于昔者淑慝是非炳
乎于今不磨毋使後人而復取舍于後人則
可矣
龍大川預備倉碑記
預備倉者尚侯

作也侯湯陰令

之自天順初越五六載歲連弗登倉無斗粟
之存于他邑故琛河南之為邑者百數皆以湯
之倉注今者數千皆以湯為難琴堂常虛矣
春官廩尚都九千餘里過名邑問其縣獨
之倉子縣得其人革其弊化難為易蓋亦有之湯
之倉稅拖其難自若也天順七年癸未侯下車
之倉荒一粟驚而嘆曰物有盛衰歲有豐凶理
之倉烏可以無備乎有備無患于是謹出入節
之倉以裕而禮立禁餘民漸日足拖稅以完雖名
之倉無得稅麥一萬四千餘斛又節斛而得粟

朱以資日用匠作之費獲盜六畜盡給軍民及貨
舊牧馬皮總得錢鉅數十萬以為糴本糴視時之
糴糴不抑也糴出于官民不與也倉之糴擇二毛
以糴之利不侵也歲小飢則視糴之價以糴價不
增之大飢則發所藏每斛取二分之息防其耗也
是時河南之地皆飢侯以義諭民納粟拜官者千
有三人立石者二人計得穀一萬六百斛凡遠方
國之後來就食者千餘人侯命義民鄭貴主其計
日進粥以活之時民皆菜色湯獨晏然于是頗連
者更相賀曰昔者吾邑小飢則富家採穀價以
糴吾輩之命今歲大飢賴吾侯以全活而富家不
得操穀價以羅壘斷之利非可賀乎夫救荒之政
二主三要糴之法遠矣熟而斂糴而散常平之法
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義倉之法也今之平糴行
乎常平也取其少息用于義倉也常平之法美則
美矣但日漸以耗故官帑虛而政壞義倉之法善

則善矣但故散無約故民益窮而政廢今之平糶
而不費之惠仁也取其少息有無窮之用義也仁
之絕怨所以節義倉之太過義則植本所以防常
平之不足若乃有本無息則日消月磨本竭而倉
政不可以繼非善謀也若乃有入無出則怨生而
政廢不可以遠非善政也是倉兼而行之參乎仁
義其慮遠矣則其所以廣先賢之遺意輔前人之
未到寧不在于茲乎倉在城中縣治之南二十五
里穀麥二萬九千六百餘斛二毛則王俊王福贊
其謀者主簿黃君頤之助其成者縣丞連君子實
侯名璣字大用陝右同州人
也成化五年四月吉日立石
商輅太昊陵碑記
太昊氏陵在陳州城蔡河之許我皇帝車駕幸汴
過陳觀為文致奠已而命有司春秋致祭著以為
令相承尊崇益至然廟貌未立議者以為有司闕
典正統丙辰知州毘陵張志道具以疏請詔許可

遂率吏民鳩工創建逾年殿堂門廡以次落成像
設巍然籩豆整飭衛以垣墉樹以名木其制畧備
景泰丙子同知秦川李轟增建御碑亭鐘鼓樓又
別建三清觀命羽士主之司其香火其制寔廣然
陳地卑濕歲月滋久棟宇頽圯鐘鼓朽敗器物殘
缺嗣而葺之實有賴於良有司焉成化乙酉臨漳
令雲間戴所以政績超異膺旌擢之典來知州事
三載政通人和乃謀諸僚佐謂伏羲為三皇之首
而陵廟居羣祠之先況朝廷之崇重若是前人之
建立若是可使之日就於圯乎衆曰諾於是各捐
俸為倡士之尚義者競以資來助斧斤版築以次
興舉未幾百度維新廟貌改觀過者稱嘆瞻者起
敬僉謂是役也人不見勞功倍前規守之設施過
人遠矣州民趙昺等狀其實來求為記謹按伏羲
都宛丘以木德王觀河圖而八卦畫造書契而文
籍生制嫁娶之禮教佃漁之利九州由是而別區

域由是而定所謂功揆天地道合乾坤不言而化
無為而成浩浩乎無德而名焉者也且先王之制
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矧繼天立極開物成務
之聖人乎矧陳為太昊之墟陵寢之所在乎是以
賢有司汲汲於廟貌之崇祀事之嚴以祇承朝命
而圖報本始也或言戴君先在臨漳嘗毀蒼龍神
廟矣而於此乃崇敬之若是何也蓋彼淫祀也弗
毀無以正人心此正祀也弗崇無以合人心要知
事神治民其道無他在合乎義而已矣若戴君者
其知所重哉嗟乎聖神之靈與造化相為始終則
陵之傳與宇宙相為悠久後之

唐順之均田碑記

為州者其尚留意於斯是為記
裕州于方城隸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
城為城今方城山在裕州北境內山旁有楚壁壘
斥堠云此故險阻然西脅武關東挾江淮北館河
碓南隙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迎

來諸費輒輜百出天下有難則往往首先受兵野
多陂陀硤确土雜砂石不盡可以田以故俗罕土
著苦贏寡畜藏輕剝數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
剔宿蠹拊循疲瘵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
均天下田撒至裕安侯瞿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
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撒復
下止之侯曰人苟利利矣吾專焉可也並請于叅
政劉公副使傅公各是之于是經土畫野則耆舊
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能方弓勾股則算
人竭其思跡阡駘畛畛則區長與其事因區致畝因
畝準稅區為綱畝為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為
母稅為子母以權子則無逋稅墳衍原隰膏腴之
田一而當一半石崗田二而當一崗石山田三而
當一崗山坡五而當一山石陡坡十而當一陂池
林麓解宇館舍廛市之稅例有蠲除田溢稅則從
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逋情版籍明故

上有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畝凡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頃有奇計稅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侯規劃精密動中肯綮此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自衛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于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之士曷嘗不言經界董仲舒師升有限民名田議李翱有平賦書元微之有均田圖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兼并率不以均田為便謗讟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治寄于胥吏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畧得為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也此三難也夫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舉事時裕人亦多訛訛者曰將毋擾我安侯不為動既訖事迺人人樂業矣民可以圖成難于更始顧不信哉顧不信哉安侯名如山已

丑進士其為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何景明信陽州城碑記金事周君

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成集子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新嚴表帶山河囊括萬家之室相顧嘆曰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金事甯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復為防焉巡舊城視之曰庠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于僚民歲錄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牆壞數百丈聞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司鼓西縣鐘司鐘又置漏小南門司晝夜四時覺城上今旁下而走水即積雨不壞其役不坐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舒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役也於時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闊廣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袁鑑張恕孟漢千戶傅欽任武

宋山醫官周寶於是知州林公大霖指
明來訪之紀諸石何景明曰古者諸侯
宮室之制以政齊人和不以險塞為固是故論治者
必先平而備弛併其未者亡之昔大盜
也更有棄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固
也則踰垣墻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令弗
能完則守此豈可為未弗治邪是役也
周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皆並久遠矣
明其陳簡其平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
則陳以簡作禮教以經之所為兵備者
此豈
李夢陽省城五門碑記
河南省城
者宋之內
城也自五代至宋而益勛神宗時則更
外今曰土城者是也宋亡入金歷元外
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踰於汴駐馬
氏於是汴汴為京鼓衛十有六守焉是

故是城也。緒之視他城，堅覺皆然也。然又重觀而城根，觀先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早已河灌城，乃獨北門陷，猶是城也。自降而為省也，置王府三司，又調其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鹵水國。人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躍樓，俛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嘆曰：「訪有之曰：此小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唯接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暨庶尹，羣吏議政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會同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初憲之來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國費省而功倍者，乃會同協於厥迪。會曰：動大眾者，占之人舉大事者，審乎時。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兵饑疫癘，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若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為。呂公曰：嗟，天

下不有惠而不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
門及西關上城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礙節金若
千更稍稍益之便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
鹽則歸之盜修城之役誠計日錦之菜色可活而
亡訟可收也如是則不動衆而大事集矣金曰竊
入國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修之者屢
矣然上役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陰陽
而結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耳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門矣人無玩心工
無玩財是城也舉度不中祇惟予咎於是巡撫都
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喻公暨三司
長監知府公暨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會又有東
寇開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泥於是諸議始同而
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既罷於西門費節
力聚勦無遺乃稍有薄大特小繼工錦勦爭執信
而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鐵既備木石然炭膠

角類米皆公市平取官廩告困民周知勞一門既
一門雖五門既上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紆
革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剝蝕植頽築虛凸
凹完鑿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翬赫粉堞煥如
堅者屹屹深者鬱鬱直者孱孱橫者翼翼迫而察
之石相鐵樞虹梁卧衝墮塹塹縈輪蓋一夫當關萬
夫莫前者也登而覽之高行失險大河奪色俯而
視之司府填委倉庫充實旌榮甲冑周廬是嚴足
以域民威暴壯氣助武然計之則費省安之則功
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王
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之來顧亦異同於斯城及
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乃呂公則愈心於城
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工爾傭毋欺毋玩
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其餘于他門即
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散杵壞畚無妄棄者汴之為
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曰嗟設卒有

寇至小門偏大門鑰乘障之士瞻睥之子手麾之
吏渴也異救之矣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乃五井
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石使宋公實經辰費按
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為力乃斂議伐石為
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大
修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嚴
其祀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都也必城焉急然孟
子則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慈夫
專事地者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
先王之為治也內外交飭本末具修順時豫防設
險為固人心雖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故城者民之捍也障內而嚴外者也雖然詩
有之矣趙趙武夫公侯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
天則恃不地則害不人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
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為治
者本末外交飭而具修可也
霍慙節公祠碑記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侯祠也
正德七年冬十月十有一日賊鈔上蔡攻其城陷
知縣霍侯死之其妻劉亦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
贈知縣恩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為宜人製文遣祭
建祠賜額返觀營墓樹石表閭備矣曰以其長子
汝愚世襲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
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優而至如此
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
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頽圯謀撤而新之未能也
乃伐石立碑垂所不朽於後人初瑾竊柄天下詢
詢靡寧於是大盜乘之煽眾起亂烏合雲擾屬久
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烟焰相接
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者霍侯固武廕知兵
乃增陴濬隍繕甲實庾申令嚴約慎邏謹諜泣而
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
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屋後賊至汝登而望

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解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狗於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決不共戴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入死侯之被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羣酋愕顧失色氣為之惛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插諸口脇之侯呼罵愈厲遂遇害頸斷而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或問上蔡之事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先於節節莫貴於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上蔡兼之矣夫以身殉國忠也之死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懿具者是上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也曰禮有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率死戰陳邑雖小有社稷焉卒雖卑受之職矣四境是治封疆守焉起兵拒寇身固

率也故戰陳不死是謂弗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
職守不死謂弗節杜稷不死謂弗忠夫上祭者一
死而四體具者也禮有之矣何也中者正諸禮者
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死之禮也孟子所謂
與民守之效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是
也自教之喪也民見死而不見義於是乎不忠不
死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恥矣無恥則
不勇於是覩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鯢威
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
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遂德而人心不
救死耶於手上祭無恙四公矣然夫婦偕也義激
之然歟抑刑于寡妻者索耶侯名恩字天錫其先
盧龍人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燕山前衛正千戶
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贊皆世其官母李氏成化
庚寅六月二十九日生侯茂山弘治辛酉舉於鄉
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父憂起補安邑丁

江陰憂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劉宜人生成化壬
 子三月二十二日死年三十三返則荆山而吳實
 營其事立石隧道樹坊門閭咸足報往勸來
 胎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賜額曰忠節云贊
 人死義能字斯考貧夫苟生臨難則避惟是
 死而猶生烈為秋霜收為日星生為俊豪死
 實惟是貪夫有醜其面彼宜無死元猶莽薦
 法屬周者辭職惟帝降衷均恒同若一念之
 仁禁虐或如鴻毛或如喬嶽惟毛惟嶽我自
 處政則高居下者卑嚴嚴宜侯萬夫之特懷
 文英聲懿純軍師奮泣孤城抗賊執曰彼衆
 如蟻執口欲強視如狗鼠刃頭可斷不斷者
 義為虹奔雷為雷怒為之飛憤為之黔上帝
 降虎克擒夫死於君妻死於夫代匪之賢雙
 無天子憐憐賜贈密侵血食茲土有恤其宇
 是永清兩肥瘠感儀嚴嚴景先輝耀白馬恍

來朱辟大蠹戶風冷冷若
色若笑穢妖穢厲我氓攸保
沈杰布政使司題名碑

記

太祖高皇帝當定鼎中原之初襲元舊制置行
中書省未幾裁罷立十三布政司以控外服寬

財賦設左右布政使參政參議各一以分領其職
宣政教播德澤胥此焉頃自正統景泰以來地方
多故建議者復益以督撫撫民參政二員以相其
政銓曹奏請從之今上即皇帝位凡內外諸司制
度沿革率循舊典汰冗員罷不急至是裁革河南
當天下要衝實兩京藩輔之地每有員缺必遴選
以充已丑春商山南公鏊以客部正郎出參省政
丁卯轉右轄明年戊辰轉左轄公才瞻而量宏守
堅而施博不為虛序詭激之行雖處冗劇而應答
優裕故事集而民不擾已巳春予自山西左參
右使公謂予曰沿革之制古今頗異人才之興代
有其人不可以紀後將何稽惟占題名有記若司

馬君實之論忠詐曲直勸懲攸繫是不可不續也
復指近世題名于石者曰若近時懷遠年公富三
原王公恕之為左右使廬陵王公振之為左叅異
時功業赫奕德望懋隆為時名臣皆吾輩所當法
者茲宜小補哉於是磐石以靖屬杰為記杰謂京
師天下諸藩之表率也諸藩一方郡縣之表率也
凡登名茲石者曷思所以倡率於下歟必格致誠
正以修其身絮矩忠信以裕乎民則霖雨施於一
方矣他日秉鈞軸當大任又將霖雨乎天下使其
身在中國則尊在四塞則畏在後世則仰炳炳琅
琅如景星如鳳凰如泰山喬嶽無負朝廷何托
之重無愧于前之諸公否則肉食無補宜祖宗設
官養民之慮耶吾聞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位不必
崇惟其稱可不惕然思凜然畏哉予與公有同年
同寅之雅固其命敢不
王世貞二忠祠碑記

在唐
至德

初而有祿山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丘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為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叅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抗北師于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叅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賁之跪不可割其膝賁之反顧又不可廟其耳鼻竟寸磔于市鐵公既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嘯嚕嚙于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鮮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即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于所事且蹈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魂勵臣節于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惟蓋令遜謂公其鄉人于詔得特祀而張公

蓋前六百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于大梁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闌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費者僅為金三十餘皆令遜所任也既成而分守叅政李君廷龍分巡副使杜君輅率守維蓋同守通守希仁維熙司理見賓令遜以狀來請世貞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以為張公提一旅馮旅城遏十三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為勲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推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為徇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譽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降逆矣而鐵公之節獨信於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為名公卿有妻子而亡所羨亡者之為奸黨宗族無雋類而不之顧其事為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鐵公獲旌又我維新之後襮上之所諱聞而

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竊聞之高皇帝
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
福壽而褒封之立廟于雞鳴山大旌敵于抗日接
鐵之際畧其吠堯而取其徇桀以故其所感發振
勵僅易世而為主死者比比即鐵公其尤也而天
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于冊書之所
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
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謁二公之祠者為封
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
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觀二公之近者二百
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叅政守
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銘銘曰臣有大綱
上有酬分下有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弁髦其
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人以繹
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為淮儲胥不驚敵虜有
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陞毀魄全天賓於帝所

恒為明神宗廟巖巖擊鼓坎坎萬舞僉僉駢翼
鸞綠虹屈蛻雙甄儷輜疇右疇御霽雲之徒以逮
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驄毋汗爾輪靈之未格立
髮疇醪含意未仲靈既格我膺旨邕芬削厲為忻
豐我徐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凌空丹霞
應之並表嶙峋獨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何

塘巡撫河南都御史題名碑記

嘉靖十九年都察院僉都御史餘姚

魏公奉上命來撫河南政成民和百廢具舉因念
前後巡撫諸公歲月滋久名姓將湮恐來者無所
考列其姓名刻之貞石樹於公署之右具書徵予
言為記竊以朝廷之政制之於上而行之於天下
者其大綱惟在因地制宜以通其變而行之有司
者率委之巡撫焉然一方之政經巡撫裁定者有
司皆奉行不敢違而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恒
於是乎在巡撫之任重矣哉揚清激濁使有司不

取法政以爲民生者常典矣不論可也至於宣布
朝廷之定內時通變均平徭役撫輯流移詰察姦
尤更移善類凡切於生民之休戚者斟酌可否立
爲法令存存司循而行之他時稱數政事之善者
則曰比某巡撫之建也此某巡撫之所定也一一
可考然則題名碑記之立監戒存焉亦不爲無所
益亦宜乎哉乎
趙烈女祠碑記
烈女姓趙氏懷慶
無錫人幼隨學生王子聰之子錦未幾子聰卒家
貧親用教養於母張氏辛苦成立學爲詩文往
往有奇句可說不幸錦死趙女方在室聞訃痛曰
吾死而王六王氏即吾夫也夫死曷歸迺往哭盡
其心乃歸姑姥老在堂無他子侍養義不可棄去
既而姑姥破屋蕭然不蔽風雨尺帛斗粟皆
取給於女紅旁人見聞者皆憐愛
然也弘治十三年冬姑以壽終趙

此山以男壘夫之機通矣杜瑩器自銘死詔里上
萬曆府將司各建經末世數年未能得也長山
縣志曰工部督造永寧陳奏又奏延於百歲宮
築有趙氏第古書公族姓曰古劉忠行立兵而
北以江此者皆是吾曹也古其封親諸如魏表以
此方制之可為建利於昭德之東祀趙氏焉
古人為石坊使人可望之以思也河內尹季侯勞
民之力既卒成於此於石以示文惠通叔其事而
知之詩曰古實是喜亦有孚託室家既宜非離中
不處也婦者在位則法古不貽之謫者實宜望
之矣今時曉連與陳述老何休一室蕭然壯士執
戈報國以慰以善始以壽終百年而終當樂嘉
功是以封大夫祀食後無大難同穴而成不違
初志也聞明倫堂為崇正賢宇特舉錫命古文誦
以生先金書字用舊法新刊漢使漸道嗟周士女

孰無來矣孰無
秉彛胡不鑒思

崔銑湯陰縣城碑記

正德六年春
劉盜起陷城

殺長吏薙民如草秋八月彰德府通判鄭公如阜
奉臺檄修湯陰縣城而大之夫什立甲甲什立長
使第稽勸勉以四鉦鳴則成抹以度不鳴則蔡越
十有八日而成其圍八百四十九丈其高二丈有
五尺其基濶三丈自基以上斂之短牆一千二百
四十堵壕濶深均二丈也南北月城二城樓六鋪
二十四所又修弓矢砲置快手使習之十月初賊
劉七果以賊衆來攻城弗克南去攻昨城陷民半
死焉賊黨楊虎渡河趙鑑劉三連破西平新蔡十
餘城太史氏曰於乎自賊之起也郡縣唯視城為
存亡堅者全敵者陷無者
嗟乎民之患慘矣哉

喬世寧顏魯公祠碑記

顏魯公守平原功大故祠祀平原當時義烈於蔡
州也乃蔡人又祠祀焉而琅邪祠則又以文獻故

里也歸德舊無魯公祠歸德祠則建自監察御史
王公禔君子曰禮有以義起者也始王公視事歸
德也問郡中故實郡唐之宋州地有八河齋會報
德記石幢云記蓋顏魯公撰書在故開元教寺中
自會昌時詔毀而是記也以時禁嚴乃亦毀其半
以應詔使而後刺史崔偉者復訪其摹本補刻焉
偉有善有不善故今有顏崔之辨云監察公既闕
武歸還泰寺下觀焉而叅政喬世寧僉事貢君挺
郭君維清都指揮韓君璽從之見所謂石幢者柱
形八面瑣如霞金顧材製特異而魯公又詞翰並
佳斯亦可謂郡中三絕矣已乃讀其記則宋州刺史
史公向平屬史父老為河南節度使回神功建也
神功故李錢解宋州之圖此其恩德宋州者甚大
故方其成疾也而宋州將吏為作八關齋會云公
乃又顧嘆曰八關者乃佛氏戒規也而彼僧伽海
事不足傳學士家何以稱焉彼獨重魯公也嗟

乎魯公以風節高世乃後世徒以其有六書之遺
意正所謂撥華棄實者也宜以廢寺為魯公祠以
表風節且令郡中有以知魯公也乃遂撤郡守南
君達吉將事而命世寧為記焉世寧徘徊石幢下
而愴然悲焉曰斯非睢陽故地耶往祿山之叛也
堅城守義者惟平原與睢陽耳當其時北招河朔
南蔽江淮令唐不遂亡者獨以平原睢陽故也今
睢陽人論張許事無不憤惋泣下者彼獨不並念
魯公耶故曰禮有以義起者乃世寧又覽魯公傳
見田神功者蓋魯公始招起焉是神功宋州之澤
魯公所遺也而郡祠獨闕然湮滅不報何哉又見
其遣使靈武謁帝鳳翔又獨以忠諒經畧河北此
固以身殉天下者也而希烈之難成仁取義千載
高焉統之功亞郭李節並張許所謂社稷臣者非
耶即靈武鳳翔與河北諸郡皆可以忠貞報祀寧
獨歸德也顧歸德人獨愛護石幢舊覆以亭亭北

新作堂三楹以僧徒守之蓋稍存八闕齋故事耳
會將造佛像其中而監察公至即改設魯公主令
春秋祀焉乃議典則視諸張許而題其堂曰顏魯
公祠蓋帑無費金民不知勞而表忠顯義施於後
世固激揚之風也今而後郡中知魯公矣公嘗為
監察御史雪河隴冤獄已又使河東以風裁著而
王公補以御史巡察其嘉

李漁許忠節祠碑記

正德

己卯之夏寧庶人宸濠肆逆維時巡撫江西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餘姚孫公燧江西按察司副使固
始許公達抗義不屈死之嘉靖初詔旌死事之臣
燧贈禮部尚書賜諡忠烈達贈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再加禮部尚書賜諡忠節各廕一子為錦衣衛
正千戶遣官祭葬並立祠於南昌又各祠於餘姚
固始以示褒崇嗣後浙江守臣又立孫祠於杭城
都會之地以風其鄉之人癸丑春三月巡撫河南

都御史蒲圻謝公存儒巡按御史東牟蒲公之浩
謂抗既有孫祠而許祠未建於汴二公死事實同
表揚之典不宜有異乃咨諸藩臬二司暨督學僉
事以為然於是檄開封知府王君撫民擇基於省
城南關亢爽之地創建忠節公祠鳩工市材為堂
四楹中肖公像左右無楹亦如之前設重門繚以
周垣而龕几瓶爐之類罔弗為之備且屬余紀其
事於麗牲之石未幾二公以遷代去嗣後都御史
衡水楊公宜甫田鄒公守愚相繼以巡撫至御史
孝義霍公冀以巡按至復趣成之而祠乃完終其
事者知府翁君時罷同知何君鏜也余惟忠義之
在天下人心攸同風勸之典弗以域異是故南昌
之祠公死節地也固始之祠公所生地也汴亦公
之故鄉又公應試赴官往來地也抑體魄雖歸葬
固始而魂氣之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斯
地耶顧汴人有弗能盡知公死事之跡者余撫其

概而書之公諱遠字汝登世為汝寧固始人幼負敏質風骨秀異為諸生治毛詩有名丁卯舉河南鄉試明年戊辰登進士第己巳授山東樂陵知縣有惠政及民卒未劇賊劉七齊彥名起畿甸轉掠而東攻楚郡邑殺長吏公有禦寇之功賊不敢近樂陵臺臣薦其才超拜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州公出奇制勝屢挫賊鋒斬獲無算丁丑擢江西按察司副使當是時濠招納姚源華林諸賊縱劫江上攘其資以厚賂推卒將岡偕逆公言諸當事者曰寧藩饋遺貴近皆取給羣寇今莫若翦寇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其惡自戢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其策竟不能用再踰年濠益橫臺諫交論其久蓄異志形迹已露不可不問其罪詔遣親重臣往諭且令之悛濠惶懼乃值六月十三日其生辰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咸具幣入賀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往謝

濠颺言曰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曰請出旨以示
濠素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不知其他濠怒
曰我不能殺汝耶公曰汝能殺我朝廷還能殺汝
持先復間耳濠令人執公暨孫公以出公顧孫公
曰我時昔之言正謂有今日耳遂並遇害於惠民
門外公時年三十六秋七月提督軍務都御史餘
姚王公守仁克復省城擒濠於鄱陽湖中而濠幸
之人咸其錫索哭奠公如喪父母嗚呼向使公窮
寇之策行則濠之財用絀矣弗朕厥賄結納寢珠
內構靡適外謀斯寢其為江西生民之利何如也
而宋卒弗售謂之何哉憶昔乙亥之歲余觀政戶
部適公以僉事滿三載上計京師數會公於同鄉
無錢之庸則見公氣貌端雅簡重寡言論者皆予
公為大受之臨其復舉以精忠大節表樹於時歸
然為國朝名臣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

江魯山縣城碑記
嘉靖戊申歲
予使南陽道

出魯山縣之北門而西三載而修之成蓋尹姚
魯山縣之北門而西三載而修之成蓋尹姚

壕塹徑實穿凌汙敵浸濕蓬草蔓蔓乃仰而歎曰
城若此猶弗葺可憂已遂集父老士大夫而言曰
民賴城以保障無城無縣無縣無民夫令者仕保
障之責也而不城是棄縣棄民其咎奚歸予將城
厥城僉曰役東費饒且上官多疑故前令避之罔
敢舉姚君曰是為私廢公為己病民也豈可哉吾
苟不竊上之人疑竊弗恤也吾苟竊上之人不疑
竊恤也但於心無恤雖役東費饒何害矧斯時中
原烽燧日起雖名都巨雉咸以宗墟為重況小邑
耶城之猶懼其晚顧敢避嫌而棄之邪于是白之
省臺遂量工經費聚傭鳩材程期度候搏節力
乃興畚杵登登四闢庶民雲若歡踴而赴且靡戚
靡紆幸仍適中利不侵下役不奪農監跡者頌霰
實者褒是役也始于嘉靖辛亥三月迨十月而告
成謝子曰姚其克令哉復隍之戒易闢其文勳壙
之稱書昭其義故春秋凡城必書之雖美惡異迹

衆天降指與之維時且最者為足嘉說古勳協將
義民固安無感美遠也子安得不嘉而書之哉

齊之驚按察司題名碑記

國初歷華元制民諸路
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

使司并設提刑按察司以職而治按察司者即近
代採訪使訪之異名有三制澄清之寄非特刑馬
而已也事雖不主數數而得解問之凡學校軍伍
戒備屯田水利皆隸焉則政教固不無全其在河
南有按察使有副使僉事總有十三員自洪武至
弘治間任者舊有題名記勒石儀門之左前副使
楊君達夫以其歲久銀闕更若治後新之而度夫
遷去今按察使陳公即卿至之明歲復考得其名
氏按察使凡二十有六人副使僉事各五十四人
而其石重刻焉舊記莫知作者而石本處矣陳公
屬之驚補其闕之驚乃循今所為蹤跡其體而邑
里想望其風裁故容而興嘆曰珩與珩同氏此吾

人所當尚論者昔趙文子執晉政與叔譽觀乎九
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於是歷數陽
處父舅犯皆以為不足稱而獨仰德於隨武子焉
古之君子耀當時信後世其難如此今茲諸公往
矣石上之名將百世不可刊也皆嘗司刑與政與
教正肅澄清於是地者其間行業彪炳懋懋不可
刊於百世若文子之信士會固不少矣然亦豈無
表表如處父舅犯後人猶以為不足稱者乎況又
有睹其名而其人或未如前聞者乎名之留實之
覈也是故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觀者惡得而
不懼且興哉陳公

以為然遂書之

徐中行建黃徵君祠碑記

徵君諱憲

字叔度汝南正陽人也余少時讀徵君傳嚮往久
之守汝南下車訪先賢遺跡及祠宇多湮滅不舉
喟然興嘆曰非有司過耶於是首葺郡治中漆雕
氏及許何二公三祠次及屬邑當祠徵君而余適

以被謫去道經正陽正陽令周君指某里謂余曰此黃叔度所產處也余愈益想見其人而不及祀矣蓋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及余還山數月周君以書屬余曰黃徵君祠成矣往睹府君之悒然于徵君也蓋欲不日亟成之而猶懼宦跡靡恒或不迄于成也乃購得故叅政李君別宅遂修而祠焉為正堂三間門樓一座樓旁空舍七間增設兩廡各三間而空舍歲得貨錢即以供簿正奉祀矣惟府君為記以示永久焉余喜曰是不佞藉以補過于徵君者也又何敢辭余惟叔度沒齒窮居閭沔蓬藿初未聞其有談天雕龍之辯驚世絕俗之行儼儼奇偉之策也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心醉神解服膺誦義如荀季和二李之宗師也顧願為弟子有足異者而誕節如叔鸞輒亦改容斂氣惘然自失何耶郭林宗天下人倫服其度似亦難矣而陳仲舉之不畏強禦朝士鮮雙乃亦自謂未如又何

耶余嘗上觀七十子之徒智勇材辯之術甚具而顏回不違如愚至亡奇也然好學之稱行藏之擬仲尼惟回是與焉雖子貢以下人人亦自以為不及也蓋其仁心為質而退然不伐其所蘊藉者深遠矣名豈虛立士豈虛附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殆謂此矣余又嘗考論東漢諸賢鮮不以節義自勵而露才矜譽卒蹈危機惟叔度豁光引晦卒能龍變於塵埃之表而醇風玄致至今使人銷鄙吝而敦長厚范滂侯謂其及門孔氏其殆庶乎知言哉知言哉余嘉周君崇賢風士之意蓋如此周君名紹稷字象賢雲南永昌人成都楊用脩之高弟其經術治行已知名當世不具列云乃為銘銘曰維嵩降靈篤生叔度岐嶷夙成珪璋天賦清明在躬玄解神悟曾是切磋動遵矩矱倬哉先覺久矣生知靡幽弗貫靡典弗窺甫在髫髻舍曰我師稽古墳索異世同規翹翹車乘公府交辟或拒

或往行無轍跡其道猶龍其介如石遵養時晦被
褐懷璧令問彌章羣賢畢至寂寂衡門方軌結駟
待問如鸞靡不厭意譬彼飲河各滿其罷澄之靡
涓涓之靡濁以我江江銷彼嶽嶽耆舊解頤賢豪
折角如登春臺熙熙相樂吁嗟東京節義是力名
高殃禍卒蹈荆棘於維徵君沈機先識鴻飛冥冥
永謝畢弋周式商容王道聿興曹舍蓋公齊國以
寧亦有魏侯祇事段生况也令德中和是經明明
令尹高山仰止樹之表儀勗爾庶士是
瞻是依自今伊始言勒貞珉用垂千祀
趙南星唐
元紫芝先生祠碑記
夫人生者治亂之始也天地
者人生之始也太古者天地
之始也混成者太古之始也世長若太古之時則
道存人長若未形之時則德貞試語其象無思慮
無設儲不羨堯禹不悅仁義溷溷焉而至清墨墨
焉而至明于于焉而至貞之人也之德也形為賢

士為暫大塊為玩物區區聲色臭味簪紱田舍妻
御之奉乎哉彼尚不知其可遠然此又其家也可
以觀精吾未見其人近代有紫芝先生焉先生貌
不飾儀進不期顯居不為家交不斥愚以仕為隱
以身為寄以山水為娛世之人高其行不知其非
矯也樂其夷不知其所舍也故就羈之盜可解而
遊為約而不相詐帝者之崇欲以聲伎自娛一位
賤尚策之小臣挂之不忍乃振其德心此所謂入
火不熱入水不濡者邪假令先生遠淳耀之代作
師九五疑神吐餗必能豐百穀而養萬物即其猶
者純白介石之行亦足植表人倫章好滴俗遭時
道喪困于下位竟甘肥遯使不知者以為病于迂
惜哉先生之墓在陸渾山下萬歷間李于田氏為
高隸令于墓前建祠祀先生屬記于趙子趙子曰
古有稱貞人者若先生者非乎其精不搖其神不
撓此玄玄之道而久視之術也乃有墓何吾聞其

帝禹承龍迎去亦有墓蓋示民終窮解體六達
通高山固仙者寔宅第非其人不見于田天覺現
奇人衆神異非塵世中物昔蓋公見曹參言治是
漢九州以寧于田之設虛室聚精神就陸渾山先
生平時所目佳勝殆有意乎殆有意乎余乃為歌
祀先生因以拾之其詞曰君胡為兮山中紉草屨
兮題龍靈祀供兮鼓瑟與王喬兮相從騁句始兮
駕青螭兮凌灕兮兮五芝餌鸞驚兮通誠君不行
兮夢思風剽剽兮白雲舉帳吾望兮繼以雨驚房
兮佳室倚之兮兮登之壁誇情國兮無九門中
道兮何處之兮兮兮蓋蓋芳草兮叢
生望夫君兮不示聊適達兮來茲

蔡毅中產麟

碑記

今上修萬壽之景十有三年天地順四時當
萬物服體而五穀昌服朕百司濟濟相讓于

時東南西北款塞賓服天子聖神光昭令德衛統
統觀而天下太和蓋比之隆古矣豫土當天地之

中汝光當豫上游帶淮潞汝而人民才賢甲于兩
河於未牛君奉命來令茲土越三年政善時和庶
徵維序有麟產于郊廂身蹄馬尾牛而牒甲麟森
信如昌黎所謂麟者是時林未震動雷雨大作火光
燭天觀者如堵事聞于邑令君下簿王驗覆之王
固世臣子能昌大其事奉而獻之孔子廟廷備驗
諸卿大夫長老家遂告諸神而刻之囊以香草光
灼灼動麟甲間乃痊其骨于邑北三里許畫圖以
傳欲以聞之當道令君曰無足異毋以聞也亡何
內臣有自河內還者以圖進中旨責郎使諸臣無
以聞者令君乃疏曰國家以民和年豐為瑞麟未
足為異也于是部使以令君疏聞會太宗伯如令
君疏元輔兩臺亦如宗伯疏上姑曰俞知無足異
姑以不常見者欲一見之取其較進諸皇太后偏
視宮闈而留藏之內府方命下時令君卜日擇麟
覆以黃幕盛以雲縢令君齎宿送之部使御史大

夫亦齋宿送之宣武將軍暨一王而下百千萬人無不送之夷門之外凡十日抵京師所遇驛傳無不焚香送之吁麟之遇顧不奇哉彼其產于牛生于民家似細事已耳而昌聞于天子御搃其甲而試其首藏于內府為世靈異史且載之薄海內外之屬無不曰中國有聖人而麟生焉吁麟為國家增重也顧不大慨然天之仁愛人君也不特日月薄蝕水旱飢饉螽蟥已也凡事屬異見而物無常有者皆有意哉今天子曰與二三元老百辟卿士靡不和寧共成雍熙之化麟生而令君曰無足異元老諸臣曰無足異天子亦曰無足異上下兢業勤修不貴異物如此詎非大順之實哉若以輿圖無外異類咸賓八方款塞而曰順之至也麟足兆矣則自三代而下鳳凰麒麟間亦有之彼不與我事我亦不與彼事此令君聖天子元老諸臣所謂無足異者也雖然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則斯麟也寧非我國家億萬年太平之徵哉令君屬不佞為之記而勒碑焉不按無能異其說而漫談也令君諱應元閩中涇陽人馬少神異令先有異政則麟產于郊此又一徵矣

之騏瀛海張公墾田德政碑記

嘗政有周開國以農事為王業根本

將富庶于是乎興禮義于是乎敦伍旅卒兩于是乎寓要首重之故茨梁京坻之歌遍起郊圻樂樂利利之風蒸民永賴洵哉百代良法所以遵守勿替者乎輓近桑田無戴星之駕田峻虛勸課之職即巡方督屯使者歲飛檄郡邑嚴農實政期臻裕國足民之效無奈親民者溺于積習率徇上人之求為故事安于森情又以履畝之務為煩勛第憑赫號申覆僅同道旁築舍公私兩困又何怪焉我泌侯張公具大學識為正經濟厥蒞泌也曾未及期百度聿新四民口碑嘖嘖有言語文字所未易

數宣者獨其開墾荒田一事瘠已厚民勞已逸民人有所深憚而不肯為者乃其所不避風雨拮据而力致成功者乎泌僻處山陬地多墾沙積石不堪播種即所餘平原曠野撥糴之夫于拓鮮資半為榛莽荆棘之區甚有田污萊而租稅猶存者嗟嗟小民叩閭天遠代控無人重以三方交訐額外加征十室九空流亡載道良亦苦矣公乃惻然動念曰民脂盡矣漏卮益極吾儒讀節用愛人之書肩父母斯民之任倘或秦越視之寧獨負吾君且負吾學食租衣稅自便身圖亦何顏居蒼赤之上耶況地本生物養人君子小人咸利賴焉茲者國無積貯民乏蓋藏則以有欲耕之民無佐耕之需耳特倣漢循吏龔渤海君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故事惟是減儀役却與隸單騎通歷林墟進父老子弟虛懷詢咨詳審地方利病指示保甲方畧蠹者剔利者興隨備查各鄉荒蕪舊載課額而拋棄者

與夫實堪畚鍤而曾未及開墾者共勘確得地三百餘頃公曰地可耕矣若牛俱亡設耕耨無藉猶石田也輒自行節儉捐俸百金照市值買孳牛百隻各取里老廿結闕給開墾之民有田有牛則力耕不患無資矣一時編戶歡聲雷動無不焚鬴彼蒼頡公立晉三台者自是而達年乎則熙熙攘攘足追樂利之休風即非大有則計所收入亦足餬力耕者之口為子報舉趾之助焉況孳牛之利積十年可獲千犢生生不息殆難窮詰此豈非利民之實政富國之鴻圖乎總之公家視國子視民真儒實效其得於周人利本之意良深矣嘗媿美漢代循良已也公猶念官為傳舍良法美政經歷歲時未有不為猾胥奸民之所侵漁者即具文中呈撫按監司各存卷案歲經查覆庶幾一日百年無可磨滅公之為慮深矣蔑以加矣蓋慈父之為子孫計也為之田園矣為之堂構矣而且明券約正

界限以垂累葉不拔之策茲公之所以為泌民計
不拔者又何殊慈父之惓惓于子弟者耶公之惠
利洵不可無石以紀者謹因泌民之請為撫其實
以道之若夫久道之化掀揭大業行且名與天壤
久而澤流寰宇間矣今茲之政僅威鳳之一羽云
公河間之景州人諱爾見號念東乙卯科鄉進士

袁應泰廣濟河申詳條款碑記

懷慶府河內縣為
興水利定經制以

垂永久事照得本縣前因地方歲苦亢旱幸遇院
司道府嘉惠窮民興利明文不啻三令而五申之
本縣仰體至意中蒙詳允開鑿廣濟渠一道業已
竣事告成矣但規畫久而易湮人情習而滋玩欲
圖永遠之利宜詳經制之方二載以來熟觀水勢
深維獎源是用不揆愚昧條列事宜如左伏候詳
允勒之於石永為遵守等因申蒙本府詳批據詳
具見訐謬速應宜勒諸貞石以垂永久又蒙分守

河之左右縣政蒙詳批該縣開河廣濟惠民無窮
原議係款悉如議行仍勒石以垂永久又蒙分守
河之通政詳批該縣為地方圖永利悉心計畫無
遺處矣自宜勒石遵守又蒙管河道右縣政宋詳
批河二告成據議條件宜勒石以垂永久不許官
民雜色人等擅興異議致毀成功又蒙河南布政
司批詳批開渠引水其利已不可勝言而又事制
四守係公體晰如是誠不朽之偉績也如議備勒
之心以便永行又蒙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曾詳
批督議云款暨暨有裨河務俱如議行仍勒石以
垂永久又蒙巡按御史楊詳批分守河北道查報
本道遵行本府覆查各款緣由申道覆查相同呈
報本道詳批覆議各款悉當准行繳蒙批道劄
行該縣本縣官吏照帖備奉劄付批詳內事理即
行遵照事宜一一查照施行等因蒙批案查先該
縣中報則渠緣由蒙本府署印推官趙詳看得

廣濟一帑本官批其以等利為已任躬親相紀
力開鑿取通石洞況所費出于本官節省公費及
已契賜等項銀兩于庫藏毫無所支百姓
之者亦不過沿河利水之民顧出急公之
之戰之張益州鑿渠惠民殆猶不免忘
之矣好謀卒以成謀利民實以利國即今
之為沃壤一勞永逸千百年賴之功亦偉矣
之於巡路管以守道勤事殷履看得廣濟一
之末應泰履其地相視原強有石橋可以
之同為開故開由我可免衝於之患可資
之計業經申請勅支官數委官督理開鑿該
之計調盡今工告成雖費銀數萬兩原估之
之本官節省相支以省民力等語等銀兩于
之毫無支費此其一也其
之計斯而目前民之樂為是矣時報河撫按
之計蒙巡按御史來詳批該縣開百世之利從此

河內可稱富矣候會議優叙其官功効著人役冠
帶門扁如議給賞銀蒙巡撫都御史曾詳批中州
水利最為喫緊祇緣有司秦越民瘼輒以弁髦棄
之可慨也知縣來應秦志銳先勞親身調度鑿山
開洞因洞為閘部署規畫一一中實本院展閱圖
說益知良工心獨苦矣且不費帑藏不擾里甲予
聞而工成可灌田五千頃餘即濟孟溫武均利
其利宜直河內百世賴之已哉仰道行令該縣查
勘官銀十二兩先行優獎仍候另叙其効勞各役
如歲分別准給冠帶門扁以示獎勵餘照行蠲蒙
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劉詳批沁水清冽宜人夏秋
水發又洶湧可畏知縣來應秦鑿山開渠引水灌
田為事懷興百世之利可與鄰國比美准動河道
銀十兩折充花幣封送本官見本部院優禮之意
縣丞趙宗鼎唐時雍各獎銀三兩公直魏周兩
等八名各賞銀一兩仍給冠帶榮身焉等十七

名各官銀五錢仍給門扁示確守巡兩道督率有
功另行敘錄蒙此依蒙詳遵行間今蒙前因合將
役河堤對市宜勒之于石以便永久遵守施行計
置一河堤基以防侵占竊照本河自太行山鑿洞
引水經源五縣河內溫縣武陟達於黃河延袤
一百五十里闊八尺俱係除糧官地又價買濟源
民田開闢水河一道以防泛濫衝決之患長一里
零九寸又闊四尺亦係移闢該縣除糧永為官地
如滿河估民侵種兩岸湮沒舊制以盜決堤防治
照本府議得廣濟河渠既除餘糧官地惟判其
土強則人多垂涎觀今日之成功防異時之侵界
危念深矣允宜勒諸貞石以垂永久等因到道本
道查得河渠既已開成河岸當防挖決若不嚴禁
堤外知小民侵種年深日久混為民地今欲勒石
明記其尺寸小民不得侵占誠永遠之計也一定
章程以均利澤本河一渠共分二十四墩第一永

益堰由官庄至休昌長三里第二永利堰第三常
豐堰俱併入永益堰第四天富堰由許村長二里
第五永福堰順入利人河第六廣福堰由許村庄
入豐稔河歸黃河一百二十里第七扣豐堰由辛
村高村長五里第八廣豐堰由東許村金塚至小
營入黃河長一百二十里第九大豐堰由南尋西
李家橋曲構柿園土坯賈村至黃岡可減水入黃
河長一百三十里第十大有堰由南尋北董至沙
崗長三十里沙崗有鄭府寄庄地七頃五十畝除
本堰三分水一日第十一太平堰由武家作張家
作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十二廣有堰由七里橋
故事馬鋪至古澗入沁河長二十五里第十三永
濟堰由護城祝策彭城尚香鎮至蘇東宏福堰長
七十里尚香西砌欄水開減水入沁河第十四廣
阜堰由南屯沙崗至辛王長一十里第十五新興
堰由里村冷家庄賈村至北正長一十八里第十

六廣隆堰由五王長二里第十七萬盈堰由分水石七里屯衛村至彭城長三十里第十八長濟堰由佳村珍珠庄高照至耿家庄入潞河歸黃河長六十九里第十九興隆堰由郭村王里李家庄至北張長一十八里第二十興福堰由彭城尚香鎮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二十一安福堰由蘇王南至徐潤至南張長一十五里第二十二萬億堰由西冷至東周長一十里第二十三大濟堰由北冷至杜家庄長八里第二十四永通堰由保封董宋趙庄至唐郭入黃河長四十里中間支渠之在各堰遍滿原隰不妨隨便開導惟此二十四大堰較其遠近酌其盈縮民以稱均平矣此中如強有力者擅開一堰計日分水即減別堰之利若係上流尤宜嚴禁蓋勢可擁之以自利而下地遂至涓滴不濡矣侵奪不均弊由于此本府覆議得河渠既開利澤自廣不有定數則豪強未免侵併據議較遠

近酌盈縮計日分水週而復始誠公利杜爭之長策也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有二十四堰若不立為定規則不免有不均之弊據酌其遠近度其多寡計日分水誠均平之法杜爭之謀也一泄餘水以免泛溢竊照本河水勢頗迅兼以秋雨驟集溝澮之水皆入於河不無齧堤之慮前於本河要害處所開減水河一道以泄之仍動本縣節刺公費銀建立石閘一座但水勢疾於建瓴兩岸易於衝塌宜用石砌兩幫以垂永久見有設立修理本河公田租穀每年一百二十石動支一年以供其費庶石堤完固蓄泄備而水利益永矣本府覆議得泄水河渠建立石閘為計周矣惟是伏秋水湧岸堤易塌既有本河公田租穀相應勘明量支修築如無衝決不得動支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水泛漲堤岸不可不周今議泄水去處捐公費以建石閘動公租佃石幫費一年之穀為久遠之圖

誠深謀遠慮者也。一設閘夫以便防守竊照本河
洞口及減水河口與分水去處俱有設立石閘以
時啟閉惟閘夫是賴相應于石閘設二名減水河
分水閘各一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查有本縣
冗役吹手可裁二名青夫暨鋪陳庫夫可各裁一
名改給閘夫工食庶無加派之擾而興事用人兩
為便宜本府覆議得石洞減水各洞口石閘勢必
得人看守以司啟閉既經該縣查有吹手青夫鋪
陳庫夫可裁即以前項工食給與閘夫相應准從
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設有閘開閉必常用
人設立閘夫殊為允當應照所議一分水次以禁
撓越竊照大旱之時民以水利為命乃強梁者肆
為兼併而小民涓滴無望焉于是相率而告高阜
或疾視吞聲莫敢誰何相應編定水分自下而上
挨次引灌除大月侵河水一日各堰不得呈討引
灌外每月以二十九日為率每日百刻共計二千

七百刻共夫四百六十二名每名分全河水六刻
二分七釐七毫自第二十四堰而上至第八堰共
夫四百六十名半分全河水二十五日六時每月
兩輪每輪一十二日九時上輪自初一日子時起
至十三日申時止下輪自十五日午時起至二十
八日寅時止以十分計之萬盈等十一堰四分二
釐自第七堰而上至第一堰共夫五十五名半分
全河水三日六時每月兩輪每輪一日九時上輪
自十三日酉時起至十五日己時止下輪自二十
八日卯時起至二十九日亥時止以十分計之天
富等三堰四分四釐永益等三堰五分六釐為一
號各堰通融照夫輪灌仍令二十四堰各建一閘
一間之中計百步縱砌一除洞引水入于渠灌田
渠各用鋪總管司之凡遇用水之時發輪開閘及
除洞依次放水挽起之費不禁而自無矣如仍前

特強掘越計畝計穀俱入廣濟官同公田穀備修河之用本府度議得利之所在人必爭焉強凌弱宋累寡勢必然也柳澗分水總管司輪換次灌田因杜提越堤者罰穀如例良工心獨苦于斯見矣初與淮從等因到道本道看得開河原賴衆工用水必需廣濟方為均平今議編定水分每一堰建一制每百步砌一洞不許恃強攬越如有徇情違禁許不得承之人赴縣稟官從公駁看違坐罰穀修河銀均利之民法也一栽樹木以固堤岸竊照各處河堤多植柳樹以其根株盤結可以固堤而障水也相應於春初之時着令各縣本河居民備栽柳樹數年之後即可成林不惟堤岸堅固而林木不可勝用矣本府度議得沿河樹柳根可固堤材不可勝用一舉而兩利焉惟栽植必於春首播覆者在河官如有根株盤結其擇水障堤之功不細矣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沿河植柳誠為固堤良法

新通水而易長堤因柳而益堅三五年後固可成
錄果能著實舉行不惟有益于堤而材木不可勝
用亦且有利
于斯民也

廣濟河渠水利碑記

廣濟河渠石閘一座兩空每空

流水高四尺濶五尺六寸閘北面寬三丈二尺高
三丈望水門二座東西角二座上欄杆十空閘板
鑿索滑車俱全閘人看守石洞長二十一丈底濶
二丈二尺高一丈石洞二十三丈底濶一丈二尺
濶七丈九尺山神廟迤南土接八廣濟河身貫濟
源縣官庄里民蓋汝罷地五畝價銀五兩併兩岸
墾占山坡地一十五畝俱該縣除糧永不起科共
地二十畝地名郭登閘修建豐稔河架橋一座陰
河四空每空中高五尺一寸濶四尺三寸兩頭各
高七尺五寸長二丈五尺許村開減水河一道長
一里零九十大濶四尺用價買濟源縣許村民段
走槍等地一十七畝二分三釐九毫共用價錢二

十九千五十七文移開該縣除糧大河水閘一座
向空減水閘一空北官路橋一座利仁河架橋一
座開夫工食用沈良貴地一十八畝備銀一十八
兩開夫耕種看守本閘納糧租課准作工食大豐
縣減水閘水閘一座兩空每空閘四尺四寸分水
閘一空下高二尺閘一尺八寸上閘四尺六寸減
水置買本縣利上四閘九甲吳宗孝等中下地二
千畝價銀八兩開夫承種耕種看守本閘永遠遵
守太平堰夫十五名各處疏挑河工免調經年補
修看守大河張村至分水石堤岸併千倉梁橋以
防不虞西七里屯分水石處南河萬盈等十一堰
閘七尺三寸北河永濟等四堰口寬五尺七寸底
幫各長十一丈八尺深四尺五寸西官路大磚石
橋一座兩空南七里大磚石橋一座俱本縣俸贖
官銀修建初鑿太行穿洞并修建大石閘架橋
及減水河開橋分水石等處委官公直甄陶南王

尚智蕭守祖侯應時趙陽趙九所張思聰張思周
黃延壽李應光周時化成齊李太運李應守段國
王李邦寧郝有義蓋汝能馬九叙張守志具蒙本
縣知縣袁申請撫按河三院守巡河三道及本府
併河廳詳允准給冠帶扁牌獎賞外隨又蒙申請
管理河道右參政朱批據本縣申陳情乞恩以勵
勤苦事本縣看得廣濟洞之開也幸賴本道主持
于上加意勸相原委官公直王尚智等感激戮力
累艱從事有三年山上不告竣誓不旋踵者有面
目黧黑指墮膚裂或感病力疾猶無懈志者有家
有喪變及水災盜患義不及顧者有捐資以攜匠
作爭先成功者三年如一日衆人如一心然後鑿
透石山開洞建閘引水灌田波及五邑利被萬家
業蒙院道嘉其成功准給冠帶仍獎賞有差矣夫
有水賴之功者宜食永賴之報各役所有利地委
應各免夫役一名子孫同衆永遠用水如本身地

名不足夫一名者免盡本身不得冒免他人各給帖文永遠遵守庶激勵有道而人心益勵等因具中照詳蒙批如議蒙此擬合給帖帖仰本役照帖事理如遇本河起夫興工之日卽照後開地畝數免其本身利夫一名子孫同衆用水永遠如本身利地短少不足夫一名者止免盡本身不許冒免他人永遠遵守第一永益堰第二永利堰第三常豐堰似順入第一堰共夫三十一名半老人蓋汝能第四廣豐堰順入豐稔河第五永福堰順入利仁河第六天福堰夫二名第七廣福堰夫十四名老人李士楚第九大豐堰減水夫十二名半又新興堰夫十八名順入一堰共夫八十名半老人盧三顧第十大有堰夫四十六名老人王行外鄭府三分水一日第十一太平堰夫十五名老人湯文清第十二廣有堰夫十一名半外公田二名老人周天琴第十三永濟上中下三堰夫一百二名老

人朱冠張炯王九星第十四廣阜堰夫八名老人
辛光賢第十五新興堰夫十九名半順八大豐堰
夫十八名止存夫一名半老人李進祿第十六廣
隆堰夫四名半第十七萬盈堰夫四十三名老人
王應舉第十八常濟堰夫十五名半老人劉夏正
第十九興隆堰夫九名半老人嚴光明第二十興
福堰夫十四名老人劉壽增第二十一宏福堰夫
二十七名半老人梁谷完第二十二萬億堰夫八
名半老人梁誦第二十三大濟堰夫十名第二十
四永通堰夫七名老人李尚怡廣濟洞自洞至河
內縣地方至分水石河長八千二百步大豐堰減
水河河內縣長四十五里溫縣七十五里投入黃
河永濟堰北河投入宏福堰長一萬五千四十步
尚香西減水河長五百四十步投入沁河廣有堰
投入沁河長六千一百五十步萬盈等堰南河河
內縣長一千一十七步溫縣河長一千二百步武

陟縣河長一萬二千八十步投入黃河河內縣頂
濟源縣界利上三圖八甲歲字一號中心區頭扶
虎內除廣濟河身濶六步利上四圖五甲閏字一
號中心楊希泉西北角掀頭史應祿內除廣濟河
身閏六步寬平五圖八甲日字一號中心杜臣內
除廣濟河身濶六步寬平五圖八甲東北角掀頭
楊宗禮內除廣濟河身濶六步崇上六圖十甲溫
金字五迴四號中心司道內除廣濟河身濶五步
四尺四寸崇上六圖十甲東南角掀頭李佳內除
廣濟河身濶八步崇上六圖二甲西南角掀頭梁
田內除廣濟河身濶八步崇上二圖十甲西北角掀
頭王魁內除廣濟河身濶八步溫水字四迴六號刷
通中心馬守安東北角掀頭魏崇湯內除廣濟河
身濶六步崇下五圖三甲溫水字一迴六號中心
崔教東北角掀頭魏來李思聰內除廣濟河七
里南堰河身濶四步溫縣太平鄉四圖八甲天

字一號十四區中心越來朝內除廣濟河身濶六步武陟縣天字十五號第十二區外別遷九區區頭秦溪西北角撇頭張朋內除河身地二十二畝五釐四毫

孫丕揚闕鄉縣城

碑記

今闕鄉縣城稱要害者非為唇齒潼關地哉顧洪河汪洋時洶洶有背闕城屢復隍司築

鑿者因創隄為護城計亦萬全矣狂瀾歲噴水一至城隄兩決版築莫慰也閭閻人甚患苦之鄭大夫日從大河之濱俯鼎湖之野喟然而嘆大夫之歎蓋歎城也父老曰君子何嘆大夫曰與若醵金賦詠超城隄工宜若址石慙久為障蔽便父老曰患不勝其財者也大夫曰吾與損下以勞民力吾寧損上以寬民財父老曰患不速其工也大夫於是度城隄度俸度餼經營於城石之西土兩憲三使二郡守靡不是大夫議時萬壘戊子秋季乃石城基乃石隄基高數仞延袤各百步而遠以當潮澎湃

之衝人危據于城上雖以磚巡以鋪肖神禹以廟
觀一切禦災捍患靡不殫厥心力己丑冬完繕父
老使大夫問記于予予問曰維則城係潼津咽喉
維連繫宇內扼塞關城不同斯連之左輔孤閭堤
不石斯城之石臂傾故城隄兩工者非利害一閱
父也大夫謂則治弱石則城隄為閭人樹保壁之
狀以永有利于閭人此猶良上績也上方西顧關
隘堅北隄以保障關城固北城以金湯潼津大夫
之功獨則也予哉若夫民不告勞財不加賦則自
有則人口碑數矣大夫名民悅房山人京闈進士
其父賢事諸與
勞者奇哉碑陰中
張應化共濟莊碑記
者西蜀
黃公所創為給孤地也公藩臬汝南先後羸三歲
所歲歲最詰兵戎懲越豪絕探九簡進修良平達
罷窮度自需遠吏畏民懷汝淮千里德惠孔昭兩
河南北驛其聲而吟之乃公仁民心無窮也自午

未以來淫潦為沴困麓空矣重以辛丑河決汴毫之間雉堞幾沒蒼赤其魚環汝列城積雨為漚柏舉平衍無重山深谷蓄洩甚艱被苗稱最云公減陂陀冒霜震騎而履苗地條上救荒善策蠲租備賑招撫復業民獲更生矣公曰未也國稅未可數蠲弱桑未可長舖吾茲得本利焉天子嘉惠元元先派獨每郡若邑計日授糧計口授室法未始不甚善也顧賦粟有定額而徵徵待舖者不可以數限欲民之不轉徙而捐瘠難已于是捐俸資俸不足而益以贖錢蓋汝屬十有四每屬五十金各付長吏市善地葺廬舍歲收租入以佐令甲所不及知西平縣事張應化仰奉德意惟謹復益以下吏俸薪於邑南四里許耿家墩得地二百一十四畝有奇又稍折而東於三里灣得地八十五畝有奇更築室三十楹一以居貧者一以貯租入典守擇人出納有稽從此柏舉歲有豐凶而派無豐凶直

與古意鮮媿若漢之存問長老唐賜高年酒麵
宋置義店給貨且拜下風不第吾屬下吏欽承恐
後即役之吏茲土者睹此艱舉必慨然歎穆然思
鹽務竭而式廓之田廬日益以增全活日益以衆
公之德澤又可以涖涖乎哉不寧惟是公不久登
旅程勤以福汝南者福天下家寓蒸黎咸受公衣
食熟食之賜公之功社稷功生靈者抑又偉矣應
紀敘不辭拙劣而敬為之記公諱煒四川南充人
任員外郎

新於中新河碑記

臨潁之水曰潁曰潁皆潁也三源奇發湮不可跡而

漢實出大隗東南經長葛入許又東入潁潁之北
則艾城石梁二河且潁且疏艾城石梁溢悉走斷
入潁地而潁北為河伯都矣金伏大流方阜之晴
泥足而奪于習坎百室聞只半菽蔑如又沮洳所
蓄梓穰錢鏹碎而瘠溝窳而通賦久假而增他戶
口此幾者潁皆不可以恒驟湮何知然絮以大浸

之橋不當一涵是不煩庚辰重律而歷政泄沓魚
隸沼塍釋負掉臂鮮以浮于天時豈其恬不憫嗟
亦胥力斯之以重賴頓高密張侯履封之始有懷
其中會茲初政無動為大造百為克開而徐莫厥
麗馬士民僕志乃問諸漢不循軌而橫啗之錄輕
騎沿闕往復數四百里之程宵征曉歸爰集耆衆
盱衡告語漢莫予毒也已夫禹乘四載而急二距
何賴于漢上承下距猶他水也注驪泄緩載隆其
中襄而沛漫則湖不足以容其並事畚鍤闕河還
子稼若官于是上接許源下距鄆境深七尺廣四
丈二尺長四十里有奇昔所稱斷人湖者不鍾而
徑矣蓋鍾不足茹必吐徑惟主遶故通也是役也
侯錫祿金數十緡廩穀百餘石工以地率錄以工
率尺寸錙銖無爽厥度至于來輸助驩呼有徒十
日遂告竣事河流湯湯而鄆而泗而淮以觀百谷
王浩漾哉賴函德降幹止寧矣曾為時幾何惟時

魁虐鴻鵠青陽更劇侯乃活數千指饒捷得一河
胥力敏鉅如從枕席過師神君聖令曷不千古賴
耆義膝復性等以余向視學齊魯知侯最深脰尉
乞為石言用眎來者余惟昔西門豹鑿鄆十二渠
曰百歲後父老子弟思我後漢長吏以橋絕馳道
欲合二渠一橋父老爭賢君法式不可改也賴百
歲後河安往而不有侯則來者誰得參以意不奉
為程且令程在興革鈞譽之興多不問害則興復
貴革了貴之革多不中規則革不綰興故知利害
相倚興革相成庶幾財與力兩寬名與實全舉斯
塞心裕猷撫近所以舉遠而非獵虛造大之可幾
也語云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夫侯亦姑試牛刀之鐸于河耳耆義復縷悉侯政
如撥機章縫市里墟井無耄孺不關胃無細大不
研慮諦以精詳行以博大賴食其福而歌舞之豈
第飲河余為避席不佞既借九里之潤已然君子

遇大水必觀則尼父謂水似德卑下循理似義浩
浩乎無屈盡之期似道流行赴百仞蹊不懼似勇
至量必平之似法盛不求概似止緝約微達似察
發源必東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潔似善化
之數德者非侯出身加民而誰水似之矣左右逢
源濬導如志固其所也耆義博碩公言乃曙侯衷
侯名福臻萬歷癸丑進士將以循吏高入
交戟之班也官師更老與河績者識之碑陰

張民

表官渡橋碑記

爰夫淹水弓聲集魚鱗為雁齒清
流壘勢創石鼉以木函况乎天上

率牛夜向雕陵問贊人間司馬時從蜀道題書填
靈鵲之參差誰能托足駕長虹之偃蹇不可容車
波滙通川浮輕舟于颺颺浪飛渤海借砥柱于龜
鼉然而綺閣連雲豈取材于一木錦袍燦日寧結
組于寸絲窮一力于不貲空嗟莫辨聚十方于無
量屬有成勞茲者橋梁即古官渡水也望極浦兮

雁驚飛嗟積砂分孤兔走元甲已隨寒日盡草野
蕭蕭彩船猶向淡煙來雲天漠漠悽慘騰平丘之
獵騎沈寥隱曲淑之漁人崩岸橫流行旅戒飄飄
之患回舟演浪居人興沈沒之悲繫將鞭石于秦
皇走嶙峋而驅汗漫豈徒為揖于殷相突吹滂以
偃高濤雖無隕宋之石藉神休于星宿亦有來周
之慶啟靈號于子趨敝邑明府北海傅公擴仁度
于納溝欲左提而右挈軫生靈而拯溺肆輟木與
低枝德邇淳源動帝天於浣衣之石名通廣路化
王孫以祇樹之林是以毛宰官蟬田宰官首鳳等
行不捨之檀元津鼓枹姜居士有記蔡居士大訓
等唱亡機之旨緣水開池興國寺僧官宗副既惜
逝川猶思彼岸不向毘邪自默惟期檀越羣施是
以高謝四流宏披八正三千世界曾未足以當微
塵二分珠璣尚堪持以奉寶塔皆能不貪不吝是
造是經儼龍足之承山像鵬毛之搏海芳名永振

大德不刊工始于崇禎元年正月甲子訖于明年四月辛丑費金錢千二百緡詞曰爰古渠梁跨有雄津赤闢朱雀造晉超秦維茲清水厥流混混北渡與區厲揭病民襁褓為勞懼其胥淪我侯戾止裁石鼎新凡我耆秀衆鄉縉紳秉侯之德以莫不新予未日成功與時臻口碑不傾聽之伊人數演無窮永勒貞珉是歲
秋八月戊辰立石

皇清薛所蘊餘濟河重接遂村水利碑記

沁水出上黨

迨野王之枋口川巖蕩折波勢翳旬古人導以溉田不知昉于何代自魏司馬孚表興河內水利蓋土人資以為歲久矣雖此陵谷移易又不知堙塞何時明萬歷庚子間河內令鳳翔大司馬袁公應奉創鑿廣濟洞渠而濟侯史公記事于水下數武亦求鑿水利渠蓋與廣濟同其灌漑云然廣濟下

疏百五十里許派之支分以二十餘計需滿所墮
為邑者四而水利南流不逾二十里迄于濟境而
止何其功博而被使輟且其支流所注為渠僅二
一渠東南逕折至官莊入汶一渠南徑逕村東挑
入汶還官莊者天啟辛酉間河內大衛孟縣曲
三等村士民接以為餘濟一渠涓涓幾何而上將
之又復多所括開澤不及遠
又見五月偶偕姻姪司李楊君鶴如步至桃園岩
見水自遠村來者奔放奔決建甌入渠濺雪吼
見水自遠村來者奔放奔決建甌入渠濺雪吼
起皮裁乃相與相砥形勢曰可折而北合之餘濟
以補不足雖是異日者挽赴正疏則濟之人以為
端端爾余指水笑心曰以餘干正有如此水衆乃
此故有樹邑走贖鼎之鄉先生渠臺段公侍御周
公賦曰可而所侯晉公五侯傳公同茲厥事傳侯
且即設螺上官報可益紳常興于兩成六月之六

日斷手于丁亥某月之某日而餘濟尺溝幾幾乎
永利全浸矣先是惠南雍村迤南墜汙下水勢不
能軼而北詢之父老僉謂架橋渡水可利攸往余
乃捐二百金建木梁以漕水並用價購民地若干
畝為渠基由是逕南雍東流官莊北環楊中丞祖
塋前為帶形匯之餘濟舊渠深廣倍之首大衛次
小衛王亮葛萬為河內地其在孟境者則曲村宏
道驪庄堯村吳家寨趙莊藥師蓋沐浴膏液者墮
以十餘里則四十焉是舉也利在奕世廣其惠以
及隣者濟之鄉先詰與諸子矜義民也主其事者
晉侯傅侯而相度鼓舞以利濟我二邑者司李楊
公之德為最宜壽貞珉以誌不忘晉侯諱承家山
西洪洞人傅侯諱爾棧遼東蓋州人銀臺諱國璋
萬歷癸丑進士侍御諱繼新萬歷己未進士司李
諱挺生簡如其字子矜義

重修廣濟河渠碑記

沁水

自晉境折入濟源之坊口昔人引以灌田其來舊矣顧渠口初未審形勢之便易湮於遂通塞不常時有興廢明萬歷庚子間大司馬鳳翔袁公應泰令河內相度水勢鑿石山為洞置閘司啟閉引水出洞口沿沿汭汭東南流歷濟河溫武四縣界又數分支流以資通溉名曰廣濟洞渠其役夫甚衆其處始甚周其落成甚艱而其永濟乃甚溥其下又有利於豐稔渠用濟廣濟之不及而膏腴沃壤幾盡境內土人即洞上磨石為祠有袁公像歲時伏臘走奉香火不棄至美之曰功不在禹下云越數十載渠漸淤塞水之沿汭汭者僅存涓涓細流而澤不下究遇亢暘民動攘臂相爭日斲蘆於庭而究無救於水稼之槁邑侯孫公日擊心傷曰沁水東注未少段於昔也洞渠自在大司馬之蹟其可忽諸思不似綺里視賜澤以為吾民憂刻期集衆謀為疏濬之舉初有慮鳩工之難者曰或家

強之多梗也或因緣之為奸也或孱弱之偏用也
有一于此勞怨生焉功難猝就侯曰否國民之所
利而利之其強者吾以公服之其奸者吾以明察
之其愚而弱者吾以均恤之苟有利於斯人勞怨
其奚辭工既肇庶民予來踴躍趨事無怠者強者
奔命弱者心服捐者無所施其巧朴者無所愛其
力自廣濟正渠以暨各支渠並利稔豐稔諸渠咸
濬深廣如舊式未三月而告成事水之涓涓細流
者復滔滔汨汨如故浸漑之利大饒而邑用不爭
邑紳王君玉汝來徵記余嘗稽三代井田之制方
井之地廣四尺為溝十里之成廣八尺為洫百里
之同廣二尋為澮故不言水利而田無不受漑者
自秦開阡陌以後古制蕩然而歲事功成資於疏
渠灌田之利為多覃懷水利其所由來者遠鄙道
元注水經引晉安平獻王司馬孚為魏野王典農
郎將具表言枋口木門朽敗易以方石溉田滋廣

唐貞元二年龍西公李元淳刺懷州開渠七十餘里史又稱溫造為河陽節度使太和五年浚古秦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為千頃可見枋口渠自秦有之字從木當時以木為渠口司馬獻王乃易之以石猶易埤於至袁公鑿為洞功乃益大利乃益溥耳天下事往往振迅於創始而後乃因循凌替故繼起之功貴焉夫枋口昉於秦沿至于魏非司馬氏易以石則故渠不可問矣自魏迄唐渠將焉往而李龍西復以七十余里著功由貞元二年至太和五年纔四十餘年間而溫尚書又以開河顯唐史何歟豈非時通時塞疏導之功不在始作者下哉今鑿山開洞前有袁公不有公之力任疏濬則袁公之澤漸至湮沒故茲役也公於河內永利濟實有大功於袁公溯而上之雖司馬獻王李龍西溫尚書至今存可也工甫竣侯適奉

欽召徵試補天官郎邑人肖像祀公當不減袁公而不
在禹下之頌又將追美前人哉工始於順治十五
年十月初二日記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役夫三
萬人侯名灝字湛一己丑進士順天之大興人孟
人薛所蘊受廬河內為氓實被公澤因為記而繫
以詞曰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層折蕩激歷險成川
流徑野王噴射巉巖古人胥宇鑿渠通田枋口自
秦遺跡蜿蜒木門易朽時有淤湮司馬爰興壘石
為堅有唐續緒溫李輝睽夫何歲久故址空傳有
美袁公洞天肇闢峭壁嶄巖巨靈力擘鯨吸雷動
魚龍以宅翦翦蔓延爰及阡陌日居月諸漸憂竭
澤孫侯繼之疏濬是迫滔滔者流青青者麥我侯
戾止其心孔憚貞珉載紀厥**鎖水閣記**孟於古為
功於赫昀昀原隰續禹之迹河陽地津
渡黃流控扼京洛最為要區唐初立州焉置使建
牙雅稱形勝歷代相望人文蔚起輝映往牒自金

大定中剝膚河患徙治今城明易州而邑稍衰落
已據形家言紫金右峙虎煞居勝左隅青龍遶強
處弱且大河東逝溴水逆奔闔鍵無力地氣不聚
見之人才宜其然乎崇禎庚午後吏部郎滇南鹿
胎李公希揆以壬戌進士來為邑令澹靜慈惠民
號李佛政簡刑清出胥周原謂東南五里之地宜
閭於是揆日鳩工士民子來傑構鬼起高通霄漢
翼如巖如南帶濁河東襟溴水勢若環鎖龍矯其
首虎戢厥喙登城遐眺望之儼然侯乃置酒落成
傾而樂之曰是後邑人士必多崛起彪炳豹變鴻
漸鵬搏翹首可踈且計日當有入翰林者若繼此
續建連亘城隅盛不可言幸記斯語留為左券甫
踰三載余乃備員館選自是科甲接踵文明大啟
人皆謂李侯于青烏子之書探討精微言猶在耳
信而可徵惜寇難輒興兵火連綿是閭也僅如魯
靈光歸然孤峙爾先是工初告竣余方宦遊他所

貞珉勒紀雖列余名而文實代為操觚順治戊戌
解組侍養歸閭舊志乃見斯文建閭之義叙述未
明友人相勸改作余思興育人才在師儒教化與
斯人自為發奮文章德業勉而企及豈徒乞靈地
形而宅錫考卜八百肇興姬公營洛亦於陰陽所
交風雨所會殷殷留意斯理具存未可厚黜後之
為師儒者觀斯閭也謂邑實生才益昌明教化以
勤訓迪而士生斯地曰吾土非故不靈者爭相切
劘以文奮于德業文章之途將聖賢豪傑道德功
名超軼前代胎茲來許益徵李侯之言信而斯閭
之建所關不甚宏遠哉闕高五丈育
文昌帝君像於其上雖邑之望云

劉之驥重修

察院三司碑記

自京師以達江南三千里以及吳
越之區開阡之鄉達官之以

工事出者反皆蓋絡繹于宋馬而又中州諸上官來巡
於臨土者趾相錯也胥于公署焉是賓勝國自京

師以達於江南陸則由山左水則由通會河以宋之陸道兩紆而東達且數百里也宋之公署所過

道者不過中州諸上官來巡于茲土者耳初哲孫之開檢閱寇滋而山左陸道水道有震驚

之虞于是江南吳越開弛之以

出者反者盡由于茲兵馬之盤息供役之煩興百

倍于勝國而宋當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

逃竄傷自南宋院市政按察使備三司頗垣敗瓦

荆榛滿目以致江南吳越開弛之以

出者反者之中州諸上官之來巡于茲土者患擇

民居以居之或執隘而不容或渙散而無制官民

相處上御下交初馬明治十年春余以諸方未令

于茲創設縣之即欲創建宗院及三司然當流氛

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供

飽則興計工建村新安出乎不得已仍暫擇民居

增之而日後勸墾剏招流徙而歲隸越二年而南

察院大堂五楹成又置東西各三楹以及儀門周以垣牆而規模具矣越二年而察院之西隅布政按察兵備三司中修一司而大堂五楹成而後堂三楹成東西吏書房各七楹有大門有中門堂之東西各有府三楹門之外有屏有垣旁有廊守邑宰之候謁上官者各三楹而規模具而且悉矣此中一司也而左右兩司尚有待焉夫此二公署也以之修于全勝之時兵火未加物力充收呼吸可以猝辦以之修于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供億煩興之餘則夏夏乎其難之故草數年之心力所構僅僅如此勒于石以志地殘也民貧也物力之難也非以志余勤也

侯方域新遷顏魯公碑記

宋郡舊有魯公碑蓋魯公所書八關齋會報德

記也結構精妙創勒筆側愛考書契肇自皇初蒼頡而達鮮有篆隸逮夫會八體之情狀闢六藝之

堂與王羲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辰靈蹟多淹當
蕭丞訪落臨陵升遐方且弓劍陪玉匣之年風雨
護金塘之日蓋大寶子孫秘矣獨斯碑者雲蒸霞
蔚筆既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
坤輿之神奇歷千載如一日歟以故雖間有殘闕
而映致可尋海內自縉紳先生山林風雅之士見
者未嘗不歎歎稱歎購之惟恐不得也而兒童走
卒或遊卧嬉戲其下亦從而拱揖跪拜肅然如見
其人焉宜寒燁衰草荒祠斷碣頽足以移人性情
耶抑魯公神明所係魂魄時來往其間有使之者
而然耶夫魯公名在旂常精感日月誰不知之而
一脫于盧杞再陷于李希烈當時曾不以為重使
魯公不以骨鯁處己方正忤人而徒矜矜於翰墨
吾知其必為一時所慕不為一時所嫉也然則魯
公之書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而數千百年之
後輒敢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曾不若

拳石之孤鶩立之而不忍廢之廢之而復欲修之
又何以說也八閩齋去郡城南里許為魯公碑舊
立處毀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齋之址
築為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翹運之請
余為記歲在崇禎己卯夏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
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即魯公報德記也

重修顏魯公碑亭碑記

太保宋公入相之四年而
葬其親以歸既畢事矣

杖而遊南城馬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見其寂寂焉
若人之立其際疆項而不仆者顧謂其從者曰是
何為者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夫向之高覺
朱題與濠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
肄業而遊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固至此乎吾將
為亭以覆之閱月告成而命域為之記域請于公
曰公之為是亭也以魯公之人耶抑以其書耶夫
魯公之見厄于當時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

與其國封邱第曾不若脫屣而何有于亭及其罵賊而死從容就義視吾之頭顧身軀皆其所不愛也何愛此蜎斗鳥蹟之遺哉抑公今者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如以為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聲色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域闡古人大臣之佐其君以有為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構造之而不遑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絲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為已畢歟而或借魯公以激發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亭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回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鰕鱖之羣舞也公之意其為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為少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呼然則公之感於天下之

變故深矣乃艾元徵國相寺碑記汴城之東南三里許巍然獨峙

者繁塔也塔有國相天清白雲三寺相鼎足其間興廢盛衰不知凡幾每經修葺輒示靈異非僅精藍佳境誠一郡風氣之所關也慨自黃流肆騁之後中原陵谷一時變遭攬轡而至者惟見黃沙迷目白草創懷昔之烟火人家如星之在晨歷歷可數巖城雄堞悉委下泉間有存者高不踰肩惟有繁氏一塔岿然而立與良嶽一峯遙相拱揖耳疇昔所稱梁園勝槩者皆付之晶森而國相三寺已蕩然不可問矣會大中丞張公偕方伯徐公銳意興復自衙宇城池芹宮祠廟與求賢講武之地或創或仍審宜度勢躬親區畫晨昏省試上不費公下不勞民未再期而諸工告成復與同舟諸公見繁塔之屹立尋其故址乃知吹臺之蹟未泯而國相之基尚存也夫司馬之秘思雖邈七賢之遺簪

堪追斷碣殘碑未盡滅沒方伯諸公因言於大中丞之前曰夫制禮作樂所以移風而易俗也不可與三藐五印而並講之耶由是中丞公首為之倡而諸公合力以助遂崇其三教經以黃金前禮釋迦中間接引後建毘盧合三寺而一之統額之為國相禪寺四大諸天煥其山門伽藍大士新其兩廡中翼一亭以韋馱尊者永鎮此地而七級掉漢一線摩雲向之突兀難攀者今則盤石超距矣朔望之夕千燈一炬光照十方若法藏香積鐘鼓梵唄之屬各有位置因置地畝用資焚修輪奐更新龍華重麗遠近士民咸以香花隨喜俯仰咨嗟僉謂桑田滄海之餘不意復見昇平文物之盛如今日者也因憶漢以前未有佛法自白馬東度教始行於中土羣弟子以聖尊孔子孔子勿居曰西方有大聖人其佛之謂乎其道大無外以空為體以慈為用苟用以慈則在上在下皆取法自叔淑人

上古神道設教不存乎此耶天下之人大抵好義而信神無強悍不化之習記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貴因也豫居天下之中大梁居豫之中風氣隆替八郡以之國相寺之建非無因也腹心之地如磐石普天之下若苞桑諸公之是舉既以祝

國祚之靈長登斯民于邃古其功識非渺小矣予奉

祀職得觀厥勝方伯諸君磨石而俾予識其始末遂此筆而記

重修少林寺碑記

海內之巍然高峙而為羣望者莫五岳若

矣岳之尊乎中者則雖嵩焉亘古以來代有禪祀至漢武元年帝於此山開呼萬歲者三於是崇其封號築三百里內不許代木令典可致也中有太室少室二山太室為峯者二十四少室為峯者三十六而峯之中者形勝獨擅梁武通天元年初祖達摩來自西土世無人識冷坐此山九載精靈贊

寺之始蓋百千禩不改也昔祖以袈裟授二祖慧
覺之祖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轉授至我今付汝
焉我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至六祖慧能其衣果
止此不傳蓋時勢不得而傳也嘗溪壇經載之
此其大室之室各有初祖道場時有興廢今惟少
餘一室謂之祖庭為天下法王之位嗣其教者已
多矣其後無寺僧以禪宗武功華出天下之僧咸
宗之此其古而治三教之道不為偏廢太宗伯
城之祖師廟宇剝蝕半屬頽頽曠日興嗟謀厥修
乃發念為疏乞大師相衛公為文
之所宜計也遂詣中丞公而晉言曰初
祖之場切宜修葺燈燈相續以維宗風龜乎梵判
未可一日忘祀也宜有以修葺之中丞公曰爾為

岳牧職有攸司修廢補缺惟爾是任仍捐俸為倡
以告同事一時咸發歡喜之心以證布施之義隨
其豐儉而作因緣予以奉

命祭告得履高嶽時方鳩群材而召百工初為修葺之
舉曾幾何時而來長安者僉云頽然之古刹而已
煥然改觀矣工既竣寺僧欲以其始末勒於貞珉
以告夫後之君子乞予文而誌之詢其所葺建者
則方丈立雪亭左右十間西退居正殿五間大天
王殿一座兼左右二間洵可以
垂於不朽矣遂擲管而為之記

湯斌田烈婦孫氏

殉節碑記

烈婦孫氏歲貢生蔭光之女性貞靜通
女識大義年十七歸處士田雲龍雲龍

躬耕自給烈婦荆布操持相對如嚴賓康熙六年
夏酷暑雲龍行吟潭上解衣游泳雨後水大漲遂
溺死烈婦撫尸長號盡鬻簪珥之屬治二棺先以
一殮雲龍遂自縊家人亟救得甦其父勸慰曰汝

父在獨不相念乎烈婦曰在家從父既嫁從夫禮也從一而終古之訓也夫亡與亡計之熟矣其父無以難第令諸婦如防護之烈婦哀泣勺水不入口見防衛且密乃給曰我今不死矣須臾後再為計也與諸婦如營喪事至夜分諸婦如大半睡去烈婦呼之醒曰若不懼我死乎因與之長談至四鼓盡諸婦如困不能支皆熟睡烈婦遂自經夫棺側蓋六月十九日也唯陽之人無遠近皆知田氏之有烈婦也孫氏之有賢女也縉紳儒林歌詠之郡大夫式其廬里人相與釀金立石而請余一言傳其事竊惟夫婦大倫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庸德宜若非人所難者然詩三百篇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春秋去古未遠二百四十年之間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何寥寥也茲觀烈婦亦何忝焉今

朝廷方敦崇節義佇看太史採風

綸音

寵賁勒之青史以為形管光或輜軒失採而刻銘
道周芳魂靈氣猶將翱翔茲地土題木變亦知呵
護此石永不顛踣即星霜遷易歲月滋古為蘿蒙
翳苔蘚剝蝕好古之士慕而傳之可以補史氏之
闕而烈婦姓氏終以不沒於世則世
之砥行厲節者無慮湮滅不彰矣

汪琬睢州湯

恭人節烈祠碑記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
可一里故建以祠

誥贈恭人趙氏恭人蓋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祖契之配前

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叅政今翰林院侍講
斌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流賊李自成寇開
封歸德間所向殘破駸駸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
人曰州為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
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
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北郭外斌依依

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許夫人以逃而身自坐堂皇召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閤戶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于井又出之恭人怒誓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尋入環及相向恭人厲聲罵罵不絕口乃遂遇害宗禎十五年三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蹟恭人而恭人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為

皇清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君星鶚建祠故居之東每歲率官屬往祀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稚聞有是

命咸謹嘯奔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斌顧瞻裴回歎其地之湫隘弗稱非所以侈

上恩以屬末俗也乃率州之大夫士與湯之宗老及其
子姓議改築而遷焉即今祠是也鳩衆庀材自門
而坊達於前堂後阿其傍眠牲有所庀福有房徹
藏祭罷有庫俱次第記工顏其南榮曰節烈棟宇
靚深丹堊增麗舂掃清潔奉享以時用以揭虔安
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
碑既代既具久猶無辭以刻會斌與琬偕奉薦舉
之

詔來集京師斌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驚下固讓不獲
命始覲顏執筆為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
子書內女之賢而以烈著者宋伯姬一人而已今
歸德故宋大火之墟而雖其西境也恭人生於伯
姬守禮之鄉相拒二千餘載卒能躬蹈白刃慷慨
不詘顧視屠毒甘之如飴以恭人之死於兵例諸
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秋之

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詳吳祭酒偉業孫徵君奇逢所撰傳中概不備書特書祠之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之詩曰上帝降衷乃叙桑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臣忠婦節二者則均弗撓弗汚恒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或懼於威或誅於利俛首曲膝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議恭人之賢是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違時艱危舍生赴死克全厥歸嗚呼恭人永矢貞正平居從容素志先定嗚呼恭人睥睨函鋒戢手奮詒有氣如虹寧碎我首寧堪我冒肯玷髮膚而大豕從嗚呼恭人遺棄不殯凡厥忌辰陰氛四塞颺馳雨擊陟降怳惚霧車雲旂莫之可測煌煌高閣

天子表之潭潭新宮守候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之于豆于登于薦蘋蘩恭人飲食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州人

閻興邦著臺記

上蔡

東三十里一臺屹然臨于蔡溝曰蒼臺蒼草生焉
蓋伏羲氏畫卦地也其西北有廟以祀伏羲歷代
設祭田二十五頃明末荒蕪不治故臺與廟亦就
圯傾今既修復之招徠墾闢且為之言曰伏羲畫
八卦開萬世文字與文王周孔共發明之定陰陽
辯吉凶合天地通鬼神故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蒼
無著則無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伏羲
之德如是則臺也廟也當與河圖洛書並垂永久
矣守斯土者敢
不保之勿替哉
胡介祉禹王臺記
臺者何遊觀之
地也記者何紀
游觀之勝也古之君子山川風物必有書登臨眺
望必有書所以頌昇平而志熙喜也而美勿專乎
已樂必同乎民其念公其辭正也梁以臺名千秋
者三曰繁曰吹曰平繁不知何所防而吹之以師
曠乎之以孝王昭昭也於稽其地蓋名殊而實一
也名殊實一奈何先後屢更而不沒其舊也今之

以禹王名臺又不知其何所昉也曰有崇德報功之思焉有連遠運本之意焉不可易也何居乎崇德報功也禹之功德溥矣其最莫如河洛梁河洛之德也一曾沒於河而臺固巋然獨存臺存而禹之功名之昌為乎連遠反本處民之習矣而不察也一曾名自此定乎曰何必然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意各有取爾也臺之上天之神靈赫若臺之下士女紛若踵事而觀日盛也臺之高勢穹隆只臺之曠氣之清遠山隨見而水沿流只憑虛攬勝之勢日無窮也不有創者其何以興不有以繼美歸人人而不必自己也重門洞

闕明

夏后而常親豫順隨時而樂以同民為大也今人之樂何似古人尚想風流慨然歸之歎者乃在夫三賢之列也三賢為

誰唐李白杜甫高適昔遊此地而祠於臺左者也
湯右曾重修香山寺記

去洛城二十五里曰龍門香山東嶽西嶺相望若闕伊水歷其間水東舊有香山寺即舊唐書所載白公居易與僧如滿結香火社嘗寫其文集送寺中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者也考郡縣誌皆不詳寺興廢所由宋陳振孫為公年譜謂寺在龍門山後魏熙平元年建按熙平元年明帝初改元母胡太后幼得佛經大義立寺建刹甚衆北史明帝紀熙平二年皇太后幸伊闕石室寺辭道元生其時注水經亦謂伊闕錫石開軒高覺架峯蓋曰伊闕曰龍門曰香山本同一地意者石室寺乃其先所命名顧未有以深考陳氏博采諸家傳記審訂詳確其言有據依則寺之創于熙平其信然歟歷周隋至唐以公故而始大顯於世自後名人遊眺所至輒見篇咏北宋時梅堯臣遊龍門詩曰香庵偏宕

曲范純仁亦云杉松隱映皆祇園是當此時寺尚
無恙初不聞驚廟破壞折損墳塋也迨金魏搏霄
至龍門始云白傅已矣不可見元薩天錫龍門記
云舊有八寺無一存但東崖巔有累石址兩區餘
不可識有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字剝落不可辨則
蘇寺之廢在金元之際今歸然惟兩石塔在耳榛
蕪弗草昏翳滅沒無有即而問之者蓋又數百年
矣右曾前年冬試士洛陽畢至其地慨然有復營
建之願而力薄不果今年春太原張君珏來守是
邦過大梁言次及此君欣然不期而志同右曾乃
捐月俸為之倡手書重建香山寺引授右學與郡
人共經營焉君始至即有患政吏民懷之凡所欲
興奔走踴躍如其意指而諸生亦念使者被試於
此刻苦自厲未嘗通一賂適逢其私錢東力咸
傳推陝州學博孟君恒任以事而以洛陽明經張
君所修位之孟君謹降精敬心雖手書若所已經

伐石而基循山而垣首為亭五楹級而升以次為堂者三堂各三楹列屋翼其旁凡深一百八十尺廣半之良材堅甃縮板琢土纖悉攜撫既修既好自三月一日訖閏三月八日凡三十有八日而卒功嗚呼何其成之之速歟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如李衛公富鄭公文潞公園池景物之勝今皆為平田荒墟無能指其故處世多謂僧坊佛廬依託可久然伽藍記載東都盛時寺至千三百餘今亦無一二存者而茲寺以公得復興於千載而後其可喜也已公自太和三年至洛迄薨凡十八年朝夕之所遊意思之所注常在此寺寺去公墓不一里公修寺記有願結後緣它生復遊之語則公雖生天成佛靈爽其長依於此乎孟君言自鳩工以至落成凡閱四旬無飄風暴雨初太守之相度於斯也伊水方落估筏不時至構木為難是夕水忽暴漲明日銜尾而下棟楹梁桷板檻之屬罔不畢具

人驚嘆以為奇夫崔離浮圖天慶火珠事有緣會
良非偶然右曾適以試士復來洛中既藏事因得
遵曲磴升重岩以至乎香山之寺謁公之像周覽
遐矚徐休乎亭之上倚峭壁俯清瀾層阿杳林脩
翠隔岸南睇九臯北望王屋洛城烟火鬱鬱靄靄
若在牕牖耳目曠如心神既怡自惟固陋猥以茲
役之權輿得掛名寺中以垂將來顧非幸哉已而
憮然又念人事之不常而成毀之不可以定也石
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深谷高陵變遷非一更百
千年茲寺其能久存而不廢歟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昔思賢好善歷劫護持其以
俟之來者因為之辭紀其歲月云

宗真宗仁宗陵碑文

歲己亥臣連奉

將連宋太祖太

皇帝命以

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升祔

太廟禮

成分告河南歷代帝王陵寢肅將祀事星言至肇
有宋四陵在焉奉鄉薦幣之餘周視寢園不覺穆
然於宋系之盛宋治之隆而歎其卜年綽遠裡祀
弗替良不誣也在易之恒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
下化成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
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夫以聖人居王者之位猶
必久於其道而仁覆天下而況於善人乎莫為之
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成弗傳稽古堯授舜舜
授禹是非一姓有商之君賢聖間作是非一時惟
周文武受命嗣以成康百姓安寧刑措四十餘年
不用唐虞以來於斯為盛漢興至於孝文亦四十
有餘載康康康鄉改正朔封禪矣謙讓未遑東京建
武永平之政粲然具有條理章帝又體之以忠恕
文之以禮樂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
然則聖人在位而至於歷世者周之四代是也善
人相繼而不俟百年者東漢之四代是也有宋之

興其後周而軼漢乎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
極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創業垂統規模宏濶釋蕃
鎮兵權繩賊吏重法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
息太宗繼之以慈儉為寶絕遠物抑符瑞炳煥史
牒號為賢君真宗聰明英武用剛鯁不撓之臣興
制舉常平之法祥符以後天書疊降說者以為假神
道設教之言以消遊遠窺覲之志九野清泰黔首宴
如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其時吏治若姁嬭而任
事鮮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小
人不足以傷善類之氣小皆不足以干造物之和
君臣一德朝野一心上可望而知下不言而喻合
而論之太祖開其基太宗續其緒真宗守其成仁
宗善其化蓋優優乎勝殘去殺以庶幾於仁而稽
其歷數已百有餘年矣豈不盛哉連泰祠官例得
紀分祀歲月立石廟下并論次有宋四陵所以列
聖朝祀典者其本末如此來者有攷焉

萬壽宮告成恭記

臣王士俊

皇上御極之十有二年乾曜光華坤符炳煥是年正月元朔立春歲月日時俱會於攝提格此自章蔀紀元以來未有若斯之洪庥肇啟上瑞翕臻者也蓋寅屬人生之義主

萬壽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首與而豫有之建

宮以為祝

地者於是乎告成夫豫省

宮何以至斯時而告成哉豫居天下之中開封又居豫之中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陳圭置象占紫微之燭宵緯劉彤度繞黃雲而作蓋宜倡率以為天下先何以至斯時而告成哉蓋向者常備風例恭遇

屆期謹於寺觀及貢院內設

如鹽列建特序班位非不肅肅莊莊而完於其地不專
其地不專則其心亦不安矣祖正十一年癸丑春

上士及外水

上士龍心度河東總督之任孟冬祭祝

上士仍在大道宮松之思悅臨以為臣子仰報

上士為大守之安之心而忠愛之至有過於虎拜稽首
天子為年者乎前王任勇楚俱各建有

上士百總理乎能部乎志益以立儀蓋以整中州條腹
心獨同何處之久而未之也意者神享其區有待
不其之

景是之金

景則國本而足也所喜者樹子其同非於是士茂率焉
家以不獨更限相城中領選古域則有邑城北之
而卒故清之北於而北滿實錢基址高敞氣象巍
巍且立於仁為苑而員衛於北關南無司闡之爭

獻常袂之贏以為鼎建之藉恭擇維正十一年季冬經始庶民子來百工磨集歡如雷動吾如川至繪圖難摹罄鼓弗勝踰四月竣事其前拱以牌樓一座黃金榜題曰

萬壽宮少進為五堆端門門以內為馳道長一百八十丈表以坊曰高呼兩旁環以碧沼若蓬瀛焉沿邊植以嘉樹中央設以宮垣分雙掖門而進為脩廊循脩廊而進為官員廳由官員廳而進為朝房東西向外砌文磚為九拜之所由朝房而進為經房各南向內供象教為讚福之所中為階陛凡兩層計六十四級

御道悉係蟠螭鏤珉上為平臺平臺之上為

御座正殿玉龍輦鍊金鳳摩雲僊人在戶太乙臨窗周施玳瑁之椽偏覆琉璃之瓦所謂開九天闔闔草萬國衣冠者也凡夫析圭擔爵之臣橐籥囊毫之士山農石戶之耆輪駟蹄走之旅飲天之和食地

之毛國顯方趾含齒戴髮林林總總數不能紀名
不能應者莫不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油
然勃然以歌以舞蓋合豫中之億萬口如一口億
萬心如一心矣士大夫見

主上之惠豫州獨賜數行滂澆日深汪濊無涯也如此
愛人之尊

呂範

主上之勤功不介而孚不作而致也如此復幸蒲集以

諸吏拜手稽首而颺言之曰夫豫省建

萬壽宮實有獨盛於他省者此非侈言之也蓋敬稽天

文輿地備考帝德王功殆推之千載而合參之四

海而準矣請析陳之窮天之垠分野所編司也而

陳省獨以角亢耀于省會攷諸唐天文志角亢非

壽星乎壽星炳於

萬壽宮所謂玉井金波映萬柱貝宮之采鈎陳華蓋據
帝車珠斗之祥北其獨盛者一也統地之軸名山

所悲鎮也而豫省獨以嵩嶽峙其南境考諸漢史
嵩嶽非三呼嵩嶽之地乎三呼環於

萬壽

宮所謂玉膏石髓與太室而俱長四栢三花同崧
高而借永此其獨盛者又一也顧尤有超軼焉者
夫自鴻濛既闢溟津劃分五帝三王或建都或巡
歷亦未有如豫省之迭興而彙聚者也粵稽上古
庖犧氏都于陳矣神農氏初亦都於陳矣黃帝都
於軒轅之丘今新鄭是也帝嚳都於亳今偃師是
也載稽中古堯舜遊首山歷河渚五老來告河圖
係今河南府界而龍門禹績所先穀熟成湯所宅
西伯詩諤徧於南汝武文定鼎營於洛都此皆具
神聖獨懋之德弘開物成務之功躋邠隆昇平之
治而又得天者厚稟氣者淳歷年最多在位最壽
此尤豫省獨見其盛者也三代以下遼哉邈乎洪
惟我

朝

列聖相承泰庥屢協我

皇上丕紹鴻基

昊天有成命固已久矣所以

皇上首出庶物敬承

天

祖斯乃庀犧之觀天文啟芑符也

皇上軫念民依詳籌衣食斯乃神農之制耕稼治布帛

也

皇上文德雅容武功赫濯斯乃黃帝之立制度征蚩尤

也

皇上虔修祀典雨暘時若斯乃帝嚳之候日月儼鬼神

也

皇上恩蟠兩大澤普九垓斯乃帝堯之光被四表格於

上下也

皇上崇儒重道澄叙官方斯乃帝舜之建學養老知人

善任也

皇上宵衣旰食恤刑慎獄斯乃大禹之常惜寸陰下車
矜罪也

皇上朝乾夕惕謹小慎微斯乃成湯之味爽丕顯銘盤
自警也

皇上聖度謙冲睿算精密斯乃文王之如傷未見武王
之不泄不忘也是以

龍飛御極以來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黃河澄清醴泉騰
涌慶雲屢見甘露頻凝鳳凰和鳴麒麟降生靈芝
蓍草瑞穀嘉禾不能縷述而今歲四寅尤為罕遇
蓋我

皇上合庖犧神農黃帝帝嚳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以為
聖所以亦合庖犧神農黃帝帝嚳堯舜禹湯文武
之瑞以為瑞而又即合庖犧神農黃帝帝嚳堯舜
禹湯文武之壽以為壽此理之固然事之無可疑
者而皆於豫省之

萬壽宮至昭其驗矣則夫獨盛於他省者豈侈言哉矧

今

萬壽宮之成又成于元朔協瑞之歲所謂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人生於寅更由危巖溯而上焉凡天皇氏
之壽地皇氏之壽人皇氏之壽皆享億齡萬載而
有餘綿綿遠遠悲為我

皇上備之然則

萬壽宮之有待而成也亦其宜矣宮之既成試循繚牆
而旁矚倚文城以延眺北拱

神京不越咫尺焉其東則泰山寶策之府也其西則
華山蓮華之峰也其南則衡山太虛之洞也瑞炁
周遘神山環護斯所以居天下之中而獨為可貴
也抑士俊又聞之豫者樂也汴者汴也自

萬壽宮既建將見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不僅鐘鼓之韻
大禮與天地同節而不僅拜跪之文秀士朴農順
帝之則四時之序益交風雨之澤益會陰陽之氣益和
安享太平永永無極仍倡率以為天下先可矣而

又何遲之有蒲泉以下諸吏俱以
為然請壽諸石遂恭紀之如此

重葺鄭大夫子

產祠記

晉唐狄仁傑之為河北安撫使也示其僚
屬曰治當以鄭大夫子產為法夫梁公一

代名臣其治河北係魏郡地於新鄭無與而獨惓
惓於大夫是必有佩服大夫於勿護者矣新鄭縣
有祠在城西係唐天寶戊子歲所建余於康熙丁
酉歲計偕北上道出新鄭遠遇戊戌元旦遂敬謁
大夫祠見遺像端倪偉凜乎有道之容祠雖漸圯俎
豆弗替因喟然歎曰自春秋至唐天寶約千六七
百年自唐天寶至今約千餘年其間幾歷滄桑而
惟大夫之祠缺者則創者守豈緇衣之好羔裘之
慕獨擊於鄭人歟抑大夫當日治鄭惟德能寬次
莫如猛為千古不磨之論遵而守之故尸而祝之
輒因低徊久之始去洵雍正元年癸卯余由翰林
出領許州牧許與新鄭百里而近故鄭莊營入許

子復明庶數曰大夫之靈其不達乎寬猛不磨之
論處在斯乎又調祥符置祀瞻望大夫祠俱在西
前從又計宮濠凡三年移夢移楚至雍正十年壬
子冬復奉

聖命親詣河東駐節有會離斯郡僅二百里則又
明庶數曰大夫之靈其不達乎寬猛不磨之論意
在斯乎之有所不能已同於祭毋秋八月飭諭所
司修葺祠宇新加令王不靈如前從事治園扇整
置於置仲奎備祭範擇字祠人給以東甌為久遠
計蓋聖數周而規極略其矣嗟乎今之祠猶昔之祠
也今之治猶昔之治也乃今之所謂寬者如養嬰
兒如毀牆子如解版屐不能振創所謂猛者則又
武建雙熊營鳥之擊乳虎之怒望風喪胆民不能
堪是兩失之道也若大夫執政以寬為常以猛為
輔人知大夫之寬而不知大夫之能用猛以善其
寬也大夫可謂社稷之臣矣可謂百世之師矣聞

大夫之風者莫不興起狄梁公治河北猶憐憫於
大夫況余歷官河南俱邇新鄭之境也哉抑余回
憶謁祠之日古檣蟠鬱烏雀啾喧蒼涼蕭瑟今乃
扶其頽文其陋氣象固已不侔然而余之謁祠其
偶焉者也余之得從大夫後非偶焉者也余即無
謁祠事而心儀大夫有不願扶其頽文其陋耶文
其陋扶其頽而不能心儀大夫雖日謁祠庸有當
耶且豈余一人之私耶因紀其情事暨葺祠年月
於麗牲之石以示後人至於大夫之道德功業言
論風采具詳魯論春秋三傳及諸子百家奚俟余
之贊

汴城開渠浚壕記

古聖人六府七事五利
用皆以水得其所為切要

之務況省會重地乃萬家煙火鱗接四國翰蹄駢
集者乎我

皇上子惠元元興舉水利稍累於民者必除視史冊所
載勤勞溝洫經畫河渠洵有加焉士俊歷任中州

考開封府之水皆以汴河為大一名浚儀渠則以
有祥符而名也一名襄陽渠則以合蔡河而名也
由蔡陽縣大周山東經府城又名惠民河則以所
濟者廣而名也復東經陳杞道運入淮凡許鄭諸
水悉匯以為尾閘而洩之北宋建都以此最重稽
宋史河渠志及王偁東都事畧甚明乃自元朝至
元間河決祥符之義唐灣奪汴而行上流湮塞前
明洪武以來河屢南徙汴蔡故道夷為平陸明季
流賊李自成決河淹汴城壞沙壘歷今九十餘年
日積日高霖雨之後城中衢道水潦四溢於是市
可行舟竈皆產蛙矣最余宰祥符時即起然憂之
今恭承

寵命總制河東周閏而視見有汙而為渾者毋而為窪
者會而為沼者或沮洳渙散道不可行或汎濫停
滯室不可居富者輕去其鄉貧者土處而病若不
迅行入

告非所以仰體

聖天子保赤洪慈卹黎至意也遂繪圖繕摺以

請敬奉

殊批曰好應舉行應如是辦理者欽此恭繹

恩綸

聖懷之懇摯

聖訓之叮嚀具見於十字之中何

皇言之簡而大

皇仁之普而摯也是役也詎容須臾緩哉於是上俊瞻

仰惟忤鳩工集事爰率藩臬監司守令諸員拜手

稽首颺言而記其事曰甚矣民之生於

盛世者為可樂而臣之仕於

聖朝者為可慶也今夫古今之事勢至不同矣彼此之

情形又迥別矣迂濶之士攘臂而起曰今日非濬

忤蔡二河故道不可此所謂刻舟求劍膠柱鼓瑟

而不自知其非也夫今日水之為患患在水之窒

耳室者求所以通之而已又患在水之溢耳溢者謀所以貯之而已通其室貯其溢則其患立除豈如長江大河必藉海為委與使必濟汴蔡故道而達之於淮則勢踰陳杞而東非由睢州以達於亳則由永城以達于宿凡五六百里之間壞民廬舍奪民桑田毀民墳墓歌頌之聲未作愁歎之音先聞所謂疏之狹小則通時仍僣鑿之寬大則目前擾害者此近且宋以汴蔡二河得以安流容與而無患良由黃河循武陟汲縣而北入於渤海雖熙寧十年一支由南清河入淮然特支流耳且於開封無與也今黃河奪汴而行勢已南迫復壅巨川介在河淮之間過傷土脈形家所忌多醜坎窞坤軸不宜此汴蔡故道有所不可復問而亦有所不必復問者也今第於城之內籌之所以通其室者其道安在利用開渠西北有浮沙不便疏引自西隅節孝祠東至宋門計長八百暨六丈自北門

至宋門計長六百三十丈順地勢之高下酌鍤土之淺深使積水歸于巨澗節次貫注建橋一十三座以便行人居民各自疏溝以防梗塞所以策城內者如此

天子許之而萬夫協力城內之室者通矣於城之外籌之所以貯其溢者其道安在利用浚壕統計四門之壕共長三千四百六十三丈是即明季歷今日積日高者也有壕之名無壕之實倘任其淤澱則城內四達之水無所歸宿無所歸宿則勢仍盈滿灌決環城以內不改汪洋包幕而民累益甚惟開之使寬掘之使深為蓄水之淀藏水之攬謂之濠也可謂之海也亦可凡城內遶騰而來之水從容收之止於其所水門啟閉各有宣節所以策城外者如此

天子許之而萬夫協力城外之溢者貯矣室者既通溢者既貯傳所謂數疆濼規偃潴也經所謂土反具

宅水歸其壑也其自城之東以達城之北仍用汴河故道其自城之西以達城之東仍用汴河合蔡河故道有師古之實無泥古之名得酌古之利鮮拂古之害豈可與迂濶之士言耶由是市不舟行浸者辱也竈不產蛙濕者燥也遷者以還莫與突也憂者以喜登衽席也婦恬子嬉出作入息甘泉

聖天子之賜而誰之賜哉且夫開渠浚壕之利所謂上

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胥受其福者也文中子不云乎上天為雨露行地為江湖氣相蒸潤漢書亦云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得其性今水之得其性而順其行如此是十雨五風之麻春溫秋肅之協可知也管子又云水者地之血氣筋脈之通流者然則向也積潦固地之筋脈泣瀦血氣關格矣水病則地病地病則民病今也宣暢流通是地之病悉祛而土膏之潤百昌之遂又可知也荀子又云

流水之不朽以其逝故也向也積而不逝則水腐矣水腐則鬱氣凝滯永其液者厲果其氣者蒙今也疏而洩之廓而清之是大和在宇人文蔚興可知也周禮又云川澤之中其動物宜鱗其植物宜膏向也域內一望破屋頽垣城外一望沙仄塵塗違言物產之利哉今也城壕之內滄漪秀瀝畜以魚鱉蜃蛤時以荷花蒲莢且於陴岸之上徧栽楊柳濃陰叢翠是取之不廢用之不竭可知也舉天地人物無不胥受其福如此而總由於

俗鑒之精

宸斷之果則甚矣民之生於

無世者為可樂而臣之仕於

聖朝者為可慶也六府之奉效五行之順序莫有大於

此矣於是簿集諸員俱以為善請書諸石遂敬書

之重修桂香祠文昌殿記

凡郡之東南於卦位為

夫離為文明之象乃不於正南而於東南者蓋取
翼之木生離之火也文昌司命者係斗魁藏室六
星四司命主賞而建德故今士子進取祀之考
祀之得相生之義宜祀之久而不替
文昌祠在郡東南隅正德異位昉於
嘉靖三十二年周藩修之曹忬為
主崇禎十五年湮於黃水我
民掘地得碑紳士遵謀終之鳩工於
三月十五日落成於是年十一月十四
至十一年余奉

祠更解俸為置門樓以奉魁宿而祠
另置石而已文於余余於是祠之
不禁喟然有感也夫是祠始於北宋
建都於汴太學人才最盛稽其遺制

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升內舍
內舍生三百人升上舍上舍生百人賜出身則是
祠之末冠肅穆廟貌巍峩瞻拜絡繹一時極盛可
想而知也乃星移物換一委於榛莽而故明中葉
修之再淪於波臣而今日紳士修之豈盛衰之理
往復之機夫固有數存其間與抑泰遇

郊登

之會光昌之運司命亦思有以自見與且地固有
靈異之大象君子以申命行事實有相繼而興之
義與則今紳士之感激而興誠敬而奉洵動於不
能自己者矣雖然使紳士以為乞靈司命弋取華
盛斯乃庸兒鄙夫之見甚有所不可也蓋司命垂
象乃天之星宿耳後人則以周雅之張仲實之如
星有傳說即以殷代傳說當之之類也顧既以有
神自能錫福然詩獨歌之曰張仲孝友不頌神之
文章而頌神之孝友誠以孝友者文章之根柢所
謂文章莫大乎是是神之垂鑒可知倘紳士不能

首敦品行次重詞華則舉不潔之躬日潔拜謁神
將赫然示之罰也敢希福乎所以巽卦九二云用
史巫紛若吉无咎夫史巫紛若即今祭祀之象也
唯九二有剛中之德神其享之所以吉而无咎不
然上九失中同一巽在牀下即不免於喪其資斧
而為貞凶可不慎與至此祠重葺於雍正丁未之
歲又符巽卦九五先庚三日之義蓋先庚三日丁
也朱子謂丁寧於其初而又辭謂无初有終占謂
吉占悔亡无不利然則以營造之年推之蓋合於
吉占符於方位應於文明紳士國宜砥礪訪躬以
懋承神庥矣遂為文以記之若舊碑所云以為神
亦不幸而不生於上古之世而生於澗濁之世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其說詎慢不根
何足以文麗牲之珉也是為記

桂香祠惜字會

記

汴城桂香祠文昌閣其原最古余既為文誌之
於石又敬念帝君垂諭世人惜字而人多不能恪

遵寶訓也因復為之推廣曰夫字之為用猶人之
有口腹而必資飲食有身體而必資衣服也飲食
衣服之為用人知其甚切於人而愛之重之顧字
獨不知愛之重之乎人有棄擲飲食裂毀衣服見
者必咨嗟驚歎而惜其後之不繼也顧見字紙之
棄擲裂毀獨不知咨嗟驚嘆而委之已乎且夫字
紙之貴人視之為布帛菽粟天視之為奇珍異寶
也故乾出天苞坤流地符造字之初天雨粟鬼夜
哭龍潛藏蓋洩兩間之秘奧開天下之文明濬人
心之智巧為功最普為效最神天固有甚不得
已而仁愛下民又不惜罄以予之也今世有甚寶
貴之物過於球琳琅玕珍珠木難瑟瑟諸品我不
自吝惜而舉以予人而人之愛之者弗加珍惜視
猶草芥夷諸泥塗如已冠之弁髦祭畢之芻狗我
見之聞之有不忿然怒然傷者乎以人情揆天
意而知不惜字紙者不免於天之怒且傷也為天

所怒且傷之人偶免於雷霆之斧牛鬼猛蛇之口
純火純鐵純石之地獄亦已倖矣又安望富貴福
澤康寧壽考世世子孫能讀書振科第耶是以帝
君諄諄垂諭蓋仰體上天好生之心俯憫愚民罹
罪之苦且曰罹罪之苦如是反是而能敬惜焉則
所以受福於天者亦屬無量恒河沙數也余故就
桂香祠偕藩臬監司諸君立一惜字會現捐俸日
購買廢字計百觔給紋銀五錢聚而焚之送其灰
燼於大河之中先行廓清之策再行持久之策撥
官田一頃每年租銀三十六兩交藩庫轉給僧人
專司收字之役遴紳士二人董其事月月焚送豈
以希福哉揆之於理亦應如是也於戲不能惜字
士大夫之罪較愚民而更甚矣士大夫置身青雲
承前啟後獲上安民建功樹業推其最下筆耕墨
耘以資俯仰道皆由此我日藉其力日賴其養而
又狼籍芟毀之乎且亦知其寶貴矣而又視為草

管塵塊乎律以天誅之條必曰爾固為識寶之波
斯胡凡球琳珎玕珍珠木難瑟瑟諸品無弗精辨
其良窳真贗而況貴於是者我以予汝汝又利之
汝又棄之乎律以加等諒非深文也若夫眈隸賤
夫婦女孺孩不知惜字或藉為糊窻壁夾鍼線作
包裹種種隨手散擲任足踐踏等類士大夫切須
代為收拾寧量為給資相易并詳勸切戒功德無
量也更有一種奸商黠賈將廢紙廣收浸泡以水
俟其透入爛化暴之烈日加以鏈鍊如鞞鞋紙底
多藉為用名曰還魂紙此真堪髮指痛恨為利幾
何忍蹈大戾司土君子宜嚴察痛懲之予耳聞目
見此等頑惡曾有各受雷霆之斧者嗚呼天恐雷
部不勝誅也則牛鬼蛇蛇之口純火純鍊純石之
地獄其留而待焉直旦暮間事耳寧不懼哉又有
官署之中兩廊胥吏率將廢棄案卷檄移告示文
書等類散棄滿地任其汜爛霉腐更或濫為焚火

之焯塞向之塊昔人謂浪擲字紙多在衙署斯言
信不誣也所恃官長諄諭切懲庶有艾乎蓋士大
夫有督察勸化之責律以天誅之條必曰爾固為
識寶之波斯胡凡球琳琅玕珍珠木難瑟瑟諸品
彼盲於目者未之知也爾可不一為指點任其顛
越受戾耶故人為無與於我遂爾視之夷然吾恐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未必竟從未減絕不連坐耳
余因推廣帝君寶訓以明會之所由立者如此嗟
乎河圖洛書丹文綠字庀羲畫卦之壇史皇造字
之臺文宇權輿俱在汴洛履斯土者宜何如愛護
矜惜數聖人神靈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也雖然豈
獨河南一省事耶此會之所及者僅區區省城偏
隅耳四國樂善之士不以
巡撫雅爾圖惠濟河碑

記豫之水患自河奪汴始蓋水之發源於豫者淮
為大歸淮之水汴為大汴固挾衆流以入淮者

也汴治則梁宋陳蔡許鄭之水皆有所洩元至元間河決奪汴故道汴遂涸即今浚儀渠乾河涯皆其蹟率成平陸賈魯者元臣也嘗濬汴自中年經祥符而東滙濠河歷陳州境入江南榻上以達於淮汴得入淮榻此人戴賈魯功遂以名河而河淺而窄上水驟輒溢乾隆四年夏秋大雨兼旬開歸陳許六十餘州縣漫為巨浸平地水深數尺會城中積月不退其橫流下奔並及江南之潁毫長淮衛澤民田廬甚多前巡撫尹公具以狀聞天子惻然矜念發帑數十萬倉穀帑金振之民無饑餒流移之患既忘其災矣復

疏請

政災之由

特中旨命巡撫尹會一總河白鍾山布政司朱定元勘濬乾河涯用洩開封積水度全豫水利使原委疏暢毋致泛溢又計入淮之水道經江南恐下流人情阻撓南水利大臣共議之蓋

九重之上千里之外如在几席形勢情偽悉歸
層廡所以為豫省計者至矣於是前巡撫尹公河督白

公議

官廳上會議要無斷水利之管河道胡君履勘原委度
地開闢歸陳數十州縣永免水患莫若分賈魯河
其流請於中牟西賈魯河北岸別疏一河導
入注符之淺見河接濟至高家樓則乾河涯之水
入之入東匯於沙河即循古汴蔡河入渦故道注
之淺者深之又東過陳留杞縣經睢州之挑
城之永利溝淮寧鹿邑之老黃河抵安家溝
而歸淮則賈魯河水勢得減而渦河各州
縣之水有歸均免旁溢商船亦可直抵汴梁是不
惟注水之患而兼可收水之利也巡撫尹公上其議
制曰可方議舉行尹公薨內余奉
命來撫是邦於是年來十月截止目擊災鴻之象沮洳

載道諮詢屬員父老知是舉為豫省要務不可緩也五年春先令為渠導城中積水從東南水門出門小則添一門以暢之使歸於壕壕東則濬乾河涯穿護城堤至高家樓而城中之水頓泄既而分疏賈魯河之議江南有司果異論紛起乃復移江南督撫各委大員會勘重以水利使者汪公德公按圖履迹僉曰是誠有益於豫而無妨於江南也濟之便覆

奏得報乃令管河道胡君指授程式於各縣令各縣令按其境土募夫開濬河廣十丈深一丈為率長六萬五千一百九十四丈出土為堰以脩漲溢堰各離岸十丈以防土類入河堰為涵洞以宣田間之水建閘於中牟分疏口門視費魯河盈縮為啟閉復高其底二尺使費魯河常留二尺以下之水以利舟楫為橋三十六以便行旅凡土以方計者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二百有奇方直銀八分一釐

出土於水加一分有八計動帑金一十一萬五千七百有奇自乾隆六年正月二十日興工至本年六月初四日工竣吏不辭拜直無侵漁丁夫踴躍近成開闢進水暢流而下仍議歲動帑金四千於農隙疏浚以杜淤澱濁河州縣從此可永無水患士庶歡呼顯謝

聖上澤我豫民世世無疆之福因請
賜名有

詔名惠濟河嘉名既錫偉績孔昭不可無紀也夫惠民之大者莫如水利因所利而利之孔子所謂惠也
為水利之難成則誠如

奏應所及下流阻挽往往踣用弗成不思水必有歸下有所洩即上有可受今天下四瀋之水已盡歸江而入海非以江南為壑以海為壑也水性東下自高而趨存乎地勢故淮受百川汴與渦其一二耳自禹以來未之有改即汴失其道而橫流亦必漫

入江南乾隆四年之淮賴間可驗矣有河以分之力緩而軌順下流亦有利焉況茲惠濟河之水特分賈魯河之水而非有他水乎特疏古汴蔡河入渦之故道而非創闢乎無庸過慮也茲河之成幸遇江南督撫水利使者一時鉅公咸矢公忠仰體皇仁化畛域之見惟利濟民生是務協謀僉同以成此惠濟之功竇豫民之大慶焉是役也主其議者前布政使今陞山東巡撫朱定元布政使趙城按察使沈起元前開歸管河道今調糧驛鹽道胡紹芬前河北道今調河陝道張學林前開歸管河道今調南汝道崔琳前陳州府今陞開歸管河道金山分理核估督查官開封府知府朱繡歸德府知府戚振鸞陳州府知府崔應階開封府同知張廣居前封邱縣知縣今陞上北河同知葉仰高前儀封縣縣丞今陞歸德府商虞通判喬大賚陳州府糧捕通判張宗洙承修官懷慶府糧捕通判夏錫貴

開封府祥符縣知縣甄汝舟中年縣知縣姚孔鉞
陳留縣知縣丁鶴起杞縣知縣王大樹歸德府睢
州知州朱汝琳署柘城縣知縣馬日煊署鹿邑縣
知縣錢松陳州府淮寧縣知縣何登棟按察司經
歷王俞森前祥符縣丞今陞儀封縣知縣趙鶴
洲祥符縣丞姚孔鉞監工官陳州府經歷傅懿麟
歸德府經歷張德輝陽武縣丞邵瑞前署祥符
縣丞高文王前署陳留縣丞楊熙中年縣丞
丞李松年商邱縣丞吳國虞城縣主簿李可莘
睢州吏目黃廷燿前祥符縣典史施澤溥祥符縣
典史高坦封邱縣典史李成蛟柘城縣典史
史陳顯武鹿邑縣典史楊嘉穀例得並書巡撫雅
爾圖大梁書院再行釐正祀典記古者立學必設
奠於先師而釋
萊馬書院之有祠有祀蓋取乎此也余承乏撫豫
仰體

聖意造士作人故不敢不兢兢致慎間嘗孟大梁書院見其中所供神位甚夥殊恠其龐雜及考之通志有前撫閩公興邦釐正祀典記一篇往復閱之而不禁喟然興歎也原夫書院之設始於有宋而爛熳於有明即以大梁書院則專屬大梁原非一省之公局故閻公記中惟主大梁而立言也此康熙二十八年事也至康熙五十八年蒙碩

御書兩河文教額於講堂于是大梁書院始為一省之書院矣夫書院之實本為講學而設也原與祠廟不等而書院之有所祀則因講學而祀其先師也或又因其先生嘗主講於此沒而祀焉以誌不忘也逮其後講學廢而所祀者存而書院遂與祠宇無異則書院之名存而書院之實失矣甚至士大夫之宦其土而有力者競建生祠亦美其名曰書院則不但書院之實失即書院之名亦與實而偕

夫矣故闡公於大梁書院而釐正祀典蓋已忘其為講學之書院直以為大梁之公祠而已既以為公祠則凡大梁之鄉賢名宦忠臣烈士無一不當在致祀之列矣又何恠其龐雜也哉謹按雍正十一年奉

憲廟特旨命督撫駐劄省會之所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欽此欽遵于是即大梁書院為豫省之書院而書院之名始踐其實矣既正其名復脩其實故大梁二字雖仍其舊而書院之在大梁則非闡公時之大梁書院矣夫書院既為講學之地自非講學之當師者不祀也大梁書院既為一省之書院自不獨產於大梁之當師者始祀也是非再行釐正之不可釐正之將奈何曰為學必以聖人為依歸學聖當以伊洛為標準今欲釐書院之祀宜以湯文正公洛學編為定編內共四十一人附見者十人現在奉祀已三十四人由

二程而上漢有四人唐有一人宋有一人向所未
及宜祀之二程而後宋之諸儒亦既備矣惟明少
一人曰王浚川宜祀之附見之十人已祀者三人
其七人宜祀之其洛學編未載而見於理學備考
者有一人曰邱方山亦宜祀之其在

本

朝則孫夏峰至冉蟬菴七先生皆能紹伊洛之緒

則憲尹公續修洛學編載焉現在奉祀宜仍之又
現在奉祀之李君賜先生洛學編未載而通誌內
列入理學傳宜仍之其餘各神位宜遷之另擇肅
清公所以棲之名撫祠久圯於水宜修葺公所仍
以名撫顏之移諸神位其中以安之至孔孟七十
二子中宋衡陳蔡約十六人湯文正公云係統聖
而不敢以方域論斯言至當舊有子夏神牌宜與
端木漆雕諸野概不列書院中示不敢專也惟以
此邦之先達樹後進之典型近循蔡湯之規模遠
擬程邵之冰脈使諸生望此而趨率是而行步履

既正成材可期居家則為令子出仕則為良臣高者可以為希聖達天之士下者亦不失為謹身寡過之人庶不負

國家設立書院選士作人之令典也夫登正之後額其祠曰登賢祠且議於二八月中丁蕩泉兩司率諸生灌獻用展明裡以昭誠敬余也希賢有志未逮津梁就其所見尚之僚屬咸以為然因並書其額末鐫後之君子得以覽焉巡撫雅爾

圖重修萬金渠記

在昔出平水上大者九川而小亦不道乎畎澮誠以灌漑者田

功之本也耕獲者生民之天也謀民者必急其天治田者先端其本水利之重厥惟舊哉後世興水利者兩門到鄭州而後代不乏人而其事恒難大興為難為難為難尤難開濬有道蓄洩有方矣永興為維持保護俾其利可以永永弗替者則更有斯大難今

聖天子在上軫恤民依重農貴粟凡為民興利除弊者
一一周詳懇摯凡百守土亦無不仰承

聖意念切民生者彰即李守重修萬金渠之請所由迫也
嘗思夫萬金一渠創自魏武後於郿西開高平渠
而尋復舊名者唐刺史李景也分設流寺蓋村二
閘反沿渠下復開支渠者明知縣李應策朱冠也
分城東為二渠以舊渠為南萬金渠而接挑北關
清流口東北至永和為北萬金渠者我

朝知府邱宗文知縣高啟元也開渠以來不惟灌田
有益而瀦水入濠置磴紆民緯魏公而後自宋迄
明不一而足其利溥哉然而千餘年間大率開者
在前湮即在後濬者愈急淤者愈多何哉渠之利
開利之渠之害亦開害之也蓋進水以開出水以
開水小則開開以灌田水大則開開以放水故曰
渠之利開利之也開口之進水者低而出水者高
則下水甚難渠水之所入者多而所出者少則沙

淤極易壞成例而建新開則利雖大而難周據上
游而高開門則渠雖存而漸涸故曰渠之害亦開
害之也余知萬金渠之漸至廢棄垂四十年於茲
查該是故也隨飭李守率其屬安陽令左修品湯
於云祖世昌府訓導劉文權安陽教諭史特傳訓
導朱乾寶心任事協力督工自曲溝至高平以次
挑挖而高平石橋以南則加挑進水渠二道馬橋
之用荆絡壩五十餘丈束水進渠馬橋以渠之
穴難復渠之害未除務使渠之害盡絕而後渠之
利自宏於是曲溝則添設耳閘一以導渠之來北
渠與頭村則增修鎖尾閘一南渠小官庄則增修
鎖尾閘二以舒渠之流曲溝流寺蓋村三閘則作
通流活閘以通渠之氣西北兩閘石牆石墩則圯
者外缺者補以固渠之防飭挑支渠則曲溝七道
流寺三道蓋村二道南萬金五道北萬金四道以
均水之利清流地洩則創開中渠一道私開新毀

則量留豫平一閘以廣渠之惠開濬有道蓄洩有方此殆庶幾矣至於每月使水日期永和中大渠初一日至初六日止十六日至二十一日止蓋村渠初七日至初九日止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止流寺渠初十日至十二日止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止曲溝渠十三日至十五日止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止則一遵前院王閘二公會勘定期無使估越焉工興於乾隆六年春通計濬舊渠四開大小支渠二十有四建閘三設荆絡壩一增分水石牆修滾水石堰各一甫匝歲而功竣計灌田一千六百餘頃分潤蓋村瓦亭等二十餘村并及湯陰縣報德將台尊貴等庄約五十餘里云夫興水利灌田疇彰郡之福也因前規謀久遠今日之功也而無忘生民之福無墮今日之功於開濬有道蓄洩有方者維持而保護之俾其利永永弗替者則後之守是土者之責也余蓋樂觀其成而尤不能不

重望於後
也是為記

銘

漢蔡邕貞節先生范丹碑銘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
茲明哲允迪德馨如淵

之清如玉之素澗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
藏恩固伯夷是師史鮑是慕樂貧安賤不恤窮達
甘死善道遺名之故
身沒馨存休聲載路

李尤洛碑銘

洛出熊耳東流
會集夏禹導疏

經于洛邑玄龜亦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
鄉萬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五岳貢篚萬方廣視
遠聽審任賢良元
首昭明庶類是康

孟津碑銘

洋洋河水赴宗于海
經自中州龍國所在

黃函白神赤符以信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
舟乃往克殷大漢承緒懷附遐隣邦車來濟各貢

厥珍函谷關銘

函谷險要襟帶咽喉尹從孝老留作二篇孟嘗離秦奔驚求征夜造稽疑

臨以鷄鳴范雎將入自盛以費元鼎革移錯之新安舍彼西阻東即高原長壙重關閉固不踰簡易

易從與
乾合符

唐白居易闕塞山碑銘

高闕兔我羣山迤邐乃周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

萃止螺髻偏垂雁塔高峙奠玉河濱回輿山趾駐蹕稱奇貞珉斯紀

呂溫傳巖銘

赫赫

湯德如日不滅滔滔商祚如海不竭發祥播氣世作聖哲國誕武丁野生博說始遭胥靡武丁即祚

德通神交忽夢如悟若帝導我期於顯素有無之間邂逅相遇宵衣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

君臣飛龍在天山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傳巖脫鱗鵬升作霖時和奮擢川澄金在吾礪

木從吾繩君何言哉殷道中興元凱攀附微舜曷
階阿衡要湯抱鼎徘徊會合之際厥惟艱哉何如
夢中天授神開惟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次勿用才
其壅遏高宗得說乃在恍惚揭銘摘光萬古不沒

古東城銘

文王受命肇興西王周公作洛始會風
雨居中正本拓統開作盛則駿奔衰則

夾輔二伯之後時克義聲大夫萇弘言抗其傾坐
名諸侯廣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立臣之本
委質定分為仁不卜昭義不問興亡
理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

宋蘇軾德威堂銘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洛公展
也大成公在洛師茲洛有光駕言

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於兩河日見
顏色西人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具訓之

明于謙鐵犀銘

百鍊玄金鎔為真液變幻靈犀雄威
奕赫鎮鎮岷堤防波濤永息安若泰山

固如磐石水怪潛形馮夷故速城府堅完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百神效職億萬間闔指之枕席惟天之休維帝之力亦爾有庸傳之無極

誄

明崔銑西川誄

武安韓生永齡號西川好學嗜古舉鄉薦早卒誄詞曰雅矣韓生厥稟實

奇爰出鄙邑乃求大賢渠南之遊日夕孜孜謂經堂文謂聖可師嗟嗟李周列辟放恣幸有假仁少振頹靡惟聖惻愍予其禮而彼麟為祥胡為來哉我不夢周吾其久矣嗟嗟此心日月昭茲用我之的輔世必基國子有談我意用熙我窮弗試爾其宏之嗟嗟韓生時在釣齡渠賦美材元賓居實斐然可裁蓋為己矣韓生動來我呼蒼穹運何不諧霜列火炎王璫蘭摧浩浩三才遜賢孰維生之孔

報長之亦遂干霄之木歷年百斯颺風悴之曾不
踰時謂天無知胡為而滋謂天有道云何其舊雖
人之勤惟化之差惟道之然我其力為惟遭之庚
辛六龜來心分刻如志公龜龜無損無餘溢于九
域

劉繪忠節許公誄

嘗謂道德者澤世之膏露氣
節者淑俗之清霜舒慘之情

籌跡雖定大人權世隨畧推移營齊一時功列百
代榮齊異用咸為我師仲尼曰擇其善者而從之
則聞之死何取論利害虞禍福也哉明運中興閔
來接踵正肩颺毫糾盤千里有如我汝南忠節許
公固三才隨曜杜搜華寶也正德丁丑江西逆藩
宸濠之變禍天當孽顛危繫宗穴衝陰行表裏關
塞機緒停延浸淫元辰亦宗朝濟渴通仰氣當此
之時是實莫疏其策鄒枚難效其計公炳幾作謀
醫出先制撫臣異同眾起名卒六月十三日賊懼
臣計泄而難作招集洞庭喧呼清浦大露刃鋒抗

絕中使蒼鯨奮鬣毒鱗擢甲矯制橫語迫脇羣志
及孫公既執列服赤臂方陳辭亢節而淬已已貫
冒矣于時三光瘴靄負黃墮魄披低眉遂曰慄慄
不振者誠不可算也公獨玉柱山立烈風迅發炬
目射奸剛古飛電指天日之輝勒君臣之義仰天
長嗟竟蹈逆及蓋非昧周易噬虎尾之凶實探孟
軻取熊掌之味也已乃儵雲不覆晦風撼城宸濠
改形駭心起卧驚悸指與去體跪令顛沛叛黨慕
義者荷戈結憤懷驚者垂肩沮喪驅兵南下羣心
欲疑夾江州郡聞公義風一倡雷厲雲蒸形掛影
而憚滅聲隨響而懼遠白水跳林黃頭穿波舴艋
烈炬以斷餘艘犀甲鳴浪而寧旗轟梁魁折舳舻
掃而空此固帝靈丕祐皇威孔赫主帥壯猷師旅
共服而克襄大績要其幾微所動實由我公剛風
勁節先有以禡逆克之心而摧挫衆氣矣故曰石
泐者芥不加厲而自碎大聲者焰不及騰而可撲

雷事大臣捷奏丹宸凱獻九廟乃先表公奇節建
祠江右以志永思是不惟為國公忠真可謂達行
師聲實曲直之勢也已時明天子既頒策命贈禮
部尚書諡忠節實錄埋埋光昭萬禩延及華胄世
列錦衣侍從彼忠孝慷慨之流可以勒矣今年太
守吳興郡徐公重建祠郡中以表里開堂宇軒麗
繚垣宏敞通以中唐蔥樹交翰鄉人觀者載欽戴
欣咸曰興頑起懦藉彼先烈先昭士氣允孚復彥
爰勒石走使屬繪綴詞末學蒙陋僭托不朽謹摺
往訓用作斯錄其辭曰望望許姜太姒之宗文叔
啟宇於周肇封城父台羽世著顯庸遵彼汝墳賢
豪有顯漢衍幼裔人倫雍雍唐播遷藉緯緯仙蹤
翳惟忠節系膝芳潔吐神夢城煥彩伊闕天慧藻
共真勇冠絕弱於登雋軍邑風烈忠政清馨流膏
凝雪冠發燕翼延熒鳥起兩河失利營邱戰惕海
嶽燭腥濟湧川決萊爾樂陵四櫻克孽危喋空塚

葉猗之竭謂醜環攻鈎雲鑿穴震屋負汲步穢焦
熱青春明府厲於爪牙率彼黔首戰臂如父躬臨
砲鏑霹靂車彎弧扶犁殺賊如麻蟻屯蜂聚何
煩搔爬保障孤邑名猷實華揚于帝庭簡書孔嘉
超列男憲殊榮載加爰守武定妖氛橫遮公奮厥
武彪驟螭駟絳纓白馬飄旗如霞轉戰高苑星鳥
雲鷁遊颺鴈颺颺颺颺颺颺颺颺颺颺颺颺颺
江秉憲銷寢寢亮邪宏略峻業振彼荒遐嫺嫺叛子
弄兵江許磨牙天家內江自腐踵誅蔡霍倖殲吳
楚乃援草竊豺豕是伍抽刃拔鐔爭獐微撫四顏
誇張實憚公武瞑目兢心將侈伊阻謀殘公躬肆
發逆舉公投大命震彼豫章孫老並節日月披光
怒我童婦威如孔張蘇賊驚笑草木耀鎗王侯戴
旆武夫沈沈燎毛擣拈匪破斧斯禍首既擢砧鎖
就殘抱乳曳妻頭足不續亂匪再旬萬甲乃撲江
表廓清有截王服彼殉身者旋罹汚毒三木加脰

如割牲當胡若我公龍鱗馳逐動揭青冥義貫丹
軸帝曰忠哉懋宣嘉錄錫贈黃泉上台光燭後昆
繩繩侍從永屬據典考證元章靈祝嗚呼悲哉汝
水惟深天中惟歎日中規影先生之心賢牧表閭
酒祭儒林鼓鐘鐫鐫璽璽森森咨涕
濡頴宣辭是欽於萬斯歲吟悼徽音

祭文

魏王祭弔夷齊文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
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淨際覽首

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邑而感懷意惆悵
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
可歸忘除禁之為仁潔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
倫忘舊惡而希占退采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概
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
于今而見稱為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

父之
所譽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

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
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觀陳
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
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
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
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乎
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櫻傾離之患故乎夫以
迴天返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平難之
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
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推於弱情
壯圖終於喪志長冥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
呼豈特晉史之異闕景默黎之怪類岸乎觀其所

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畧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謹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寔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畫者無餘而得乎己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

廢乎於是遂憤懣而歎弔云爾接皇漢之末緒值
王室之多違行重嗣以有麟撫虔雲而遐飛運禮
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推尊雄而電掣舉勅敵
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畧必翦焉而後綏聲三才之
闕典啟天地之禁闡舉修綱之絕紀經大音之解
微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
受日月而齊暉濟化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
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寶於浚谷躋為
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
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二八實大命之
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
建渺千載而遠期信斯文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雖龍光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沂
秦川而舉旗踰錫京而不豫臨清濱而有疑冀翌
日之云夢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峭澗
而竭水火洛汭而大漸揮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

蘇美賢終古之所難藏先天而蓋世力蓋海而拔
山厄美哉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每因禍以獲福
而踐危而必安近在茲而家昧慮患聞而無端委
身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銘膚
體而頌歎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
以嘲弄指李豹而准馬氣衝襟以爲咽涕垂睫而
起謝遺車土以靖寐哉彌天乎一棺客宏度之嗟
後自吾以基悔雖在我而不憾惜內禰之纏綿恨
未命之微詳舒廣念於履組塵清處於餘香結遺
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
行玉房宜備物於虛窕發哀音於舊侶橋感容以
赴節淪零波而萬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患而不
忘庶聖靈之警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
雖音聲其亡靈或清以而獨奏進脯脯而誰嘗悼
絕根之冥冥起而後之茫茫登崔臺而羣悲貯美

目其何望既稀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表統
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繼之所存故雖指而
不忘覽遺藉以懷傷

李興為鎮南將軍劉弘表隆中

諸葛亮故宅文

天子命我于汚之陽曉鼓鼙而永
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

軾詣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麗無方通人靡滯
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躍
摯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于受命貢
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識卧龍於深藏偉劉
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
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
北而馳騁我經疆者也英哉吾子獨舍天靈豈神
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
不同生推于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
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龍又何秘要肯在顛

大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藏文既歿以言
見稱又未若子言行短微矣吾反玷樂毅不終棄
比于公明括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秦莊事
民言不流刑中于鄭教美于魯蜀民知恥河渭安
堵正庶則伊寧比官晏豈徒聖宣懷慨屢歎皆爾
之通乎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
頌其尸雖能不殺肯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
殊歌謠典儒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
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觀君
故墟高踞現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儀型以
彷彿其影響之有餘
規而有聲宜其識諸

宋謝忠肅祭禹廟文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差敬薦

克明克括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師彼民憂身勞五
岳形夜九淵水脈弗顛虔虔是飲物賁尺璧我重

寸陰乃錫 圭以告成 功虞數既 改夏德乃 隆臨
朝總政巡 國觀風淹 留稽顙乃 徂行宮恭 司皇役
敬屬暉融 神且畧薦 乃昭其忠

隋薛道衡祭淮文

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太牢之奠敬祭於東瀆大淮之靈蓋聖德

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
桑倫攸歎天隔內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
百越為遁逃之藪皇帝肇開鼎業光有神龍圖出
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忘寤寐言念蒼生情
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呼韓歲時拜誦
偽陳叢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緒毒流江
左寃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撫寧
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
擅五材而含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
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謹中

薦醴惟
神尚饗

唐張巡祭旗纛文

太乙先鋒蚩尤後殿
蒼龍持刀白虎捧箭

高適還京次

睢陽祭張巡許遠文

維乾元年五月日太子詹事
御史中丞高適謹以清酌之

奠敬祭於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公之靈中丞體質
貞正才掩羣豪詩書自負州縣徒勞惆悵雄筆
勤寶刀時平位下世亂節高賊臣通逆國步驚騷
兩河震恐千里嗷嗷投袂灑泣據鞍鬱陶全譙入
宋收梓捍曹心繫魏闕志清武牢帝曰嗟爾龍光
豹畧憲台戎幕持斧擁旄嗚呼子亦忝竊統茲介
冑俄奉短書至薨狂寇裹糧訓卒達曙通畫軍乃
促程書亦封奏遂發驕勇俾驅烏獸將無止心兵
亦死闕賊黨頻感我師旋漏十賊相望百里不掠
紆紆嘯聚兵鋒亦湊積薪為梁決岸成竇嗚呼當

此虎敵豈無強隣常恃肝膽今日越秦堅守半歲
絕糧數旬捋緣秣馬煮紙飼人病不暇拯歿無全
身煎熬甲冑啄啗膠筋慄慄慨艱險淒涼苦辛嗚呼
我辭淮楚將赴伊洛逢出茲邦悲纏舊郭邑里灰
燼城池墟落何九渠之崢嶸皆二賢之制作聲蓋
天壤氣橫遠廓讓死爭先臨危靡却嗚呼天亦難
論萬夫開壁一旅纔存衰羸既竭力弱相吞陷阱
織路梯衝棧門土濠水合木柵雲屯居即其敵突
無具奔烟雲劍戟逼側紛昏與求生而害義寧抗
節以埋魂嗚呼嗚呼悖逆殲潰干戈將止海岳澄
清朝庭邳理封功列爵懷黃拖紫傷哉二賢不預
於此嗚呼嬌婦伶俜愛子追贈方榮賞延茲始寂
寂梁苑悠悠睢水黃蒿連接白骨填委思壯志
於冥冥問遺形於荆杞列祭空城一悲永矣

宋歐陽脩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
靈其同乎萬物死生而復歸

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彷彿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呻吟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陳瓘祭范忠宣文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

先事而慮有如蓍龜兩遭物謗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

似之安不擇地難不取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
曰為異各遵其時不述其迹是乃無違三年遽改
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負其兆在
茲公可以默又進枕解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
昭義捨安取危一斤四年盲廢始歸天子哀憐使
命弟決其心不肯義欲有施人願公留為帝龍憂
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吁疾尚可為錫以上
劍臨遣國醫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
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
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死
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惡死有
述小共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
聞者勤而作忠太宗征賊喬嶽不忘心之所慮奚
獨一方顧惜生靈顧合朝黨類為宣仁一洗誣謗
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
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聖雖大如人

之於飲食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攝於四體呼吸之氣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脈應趾中經流行於手足之使彼執一者并異取同異我曰偏同我曰各各有心心各有物執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言離乎公覺我悲豈緣葭莩公昔南遊我在一室以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百言責之公之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亡何公之容文正矍復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可乎卒則益大其道益

之公可無憾我亦莫傷

元許約魯齋先生從祀告文

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庖

犧天下之用我龍以為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
法一理五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
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
一無不達于周喪焉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

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
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
不迷其津泯泯然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
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實主周子盡無極之大原
為萬物之根抵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
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
之幽至於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實
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設既踐
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為後人
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
必循乎理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萬物我融會永
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成雍熙之和
退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
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
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振王
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

者以名言而美聲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
身一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
宅百揆明歷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
壺壹氣不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
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
藉而仁義道全而德備者時克爾耶宜乎聖天子
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諡又欲嘉
惠後人也乃命列於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
孫德諱諱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
而分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馬夕馬誘掖諄
至言聲警數不遠伊邇嗚呼吳天罔
恤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極耶

明于謙祭大河文

震者河水為患薄近城邑修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安靈水患乃息
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祉垂休隄防肇
國河通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感孚災患

消弭戴神之惠曷其有極

又祭河文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止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順

則為生成相反則為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攸宗生民依庇茲者河水為患民勞財費垂成厥功乃值乖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載祀缺於事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惟神垂休除害興利北河則順遵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地勢民無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之惠

楊漣過朱仙鎮告岳廟文

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

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漣屋漏內省信知無足比數於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於末俗萬歷四十八年當神祖賓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

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方爭悍妃之不可以托
付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
心則尊主消釁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為官為
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
司禮太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為奸太阿竊
弄即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天憲可以喜
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聲罪
糾叅明知被虎不可撩漣禍不可試祇以當日悲
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
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
人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
不意微誠不足濟世孤直反為厲階播惡同氣同
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賊私並指前
移宮事為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
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
一人即如武穆王何等功勲而莫須有竟殺忠良

何況么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璟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之銀鐐徒傷明主手滑之威益亂祖宗千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刻臣僚媚竈如趨而積勢所成摧奸騎虎不下九閭既已雲深舉國盡為舌結氣運攸闕有不忍言者惟是仰干神聖大顯威靈默牖帝心少戢克焰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迴片照於蒙靈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識若氣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則惟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鑒愛君之血至於漣之受誣原以甘心不辨但事在追賊無論名節資斧已為衆湊罄產不滿千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教之子孫興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

亮餒當更發揮一番連恐累臣一疏想不能上聞
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旨之褻更傷英
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為妥無已則連有三閭
大夫初念極言累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
罰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
諫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人臣
之義有濟于天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
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于忠義之下風而巫
巫呼搶實切于疾痛之上顙惟神宥其褻
冒有以啟之連不勝滌心惶仄待命之至

皇清顧汧祭嵩嶽文

克配乾符永奠坤極蟠際兩儀吐
納九域屹立中州輯寧廣莫陰陽

協和霖雨時若我

皇御

宇裡祀歲扶維嶽在巍緬懷祇翼

宸翰

新揮光騰巒嶂敬懸廟額作鎮無量茂
膺神庥歷年萬億具位告虔尚其歆格

祭淮瀆文

於皇

聖朝受命無疆懷柔百神誕集禎祥淮流湯湯肇源大

復桐栢是導歷享卜祝維我

皇上昭事有嚴報功崇德靡祀不膺仰懷大神南國之

紀控引漕渠溯達

帝里聿嘉乃績特煥

綸音龍翔鳳翥日照月臨膺茲殊典福

國庇民具位陳詞神其歆格

祭禹王臺文

邇

隆古濟水其谷時克底定神禹是治地平天成萬

世永終顧瞻河洛明德可師欽惟我

皇合撰二儀饑溺屢念則壤均施爰美前猷丕賁嘉辭

天章鳳藻風舉雲移使臣恪共率屬奉持卓哉龜煥靈

鑒在茲昭垂無

外萬世永祚

祭遊梁祠文

嶽嶽亞聖默霸崇王
攘闡宏說孔道以彰

居仁由義歷齊遊梁邦人鑒祀俎豆羹牆欽惟

聖主虔趨前王道德樂道宏贊無方

天戈所指日星輝煌具位祗承奉
安報宜是用昭宣振古為光



河南通志卷七十九